



READERS

读者®

■ 紫衣 ■ 世界依然沉默 ■ 庸臣焉知亡国痛 ■ 小说药丸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7·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0期 一月上

格雷戈里·考伯特摄影作品欣赏



在这美到令人窒息的图像里，人与动物没有对立和冲突，没有恐惧和危险，有的只是生命之间的爱和信赖。

1960年出生在加拿大的考伯特，从1992年开始，进行了20多次异域远游，从亚洲到非洲，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人、动物和大自然的微妙关系，他的镜头充满诗意和灵气，他捕捉到的影像纯净无瑕。

“动物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它们给我灵感，给我愉悦，唤起我对奇迹的景仰。”

卷首语



彩墨/吴冠中/1989年

回忆茶

●车前子

我喝茶并不讲究，只要不是白开水，有茶叶就行。当然，能喝到一杯好茶，大是愉快，甚至有前世修来之感。

我自己泡茶，在不浓不淡之间。好茶浓一点儿还没关系，蹩脚茶浓了，就难以应付。

喝茶是与自己应酬，有时候是这样，更多时候是与自己说话。以前愿意深夜喝酒，喝到神志模糊，上床睡觉。现在酒是不喝了，深夜新泡一杯茶，喝到头脑清醒，也是上床睡觉。神志模糊的上床睡觉与头脑清醒的上床睡觉，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无非一个早点做梦，一个迟点做梦。人不能没钱，没钱寸步难行；人可以无梦，无梦照样纵横天下。再说我并不想纵横天下，就更可以迟点做梦了。

有一年，我买了六把紫砂壶，加上朋友送的两把——茶壶的品质有天壤之别，我轮流用它们泡茶——好茶用蹩脚茶壶泡，蹩脚茶用好茶壶泡；我既不成人之美、锦上添花，也不落井下石、越描越黑。

回忆里，往日美好，是二十年前在紫金庵喝碧螺春。可惜刚喝第二泡，外地来的小说家一定要我陪他去看泥塑，等回来再喝，茶味已过，就像眼睁睁看着邻家少女老了，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六月的雨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茶墨相》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辑 李秀娟 韩维善 高翔飞

孙烈举 王廷鹏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1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回忆茶 车前子
- 【文苑】 4 / 紫衣 三毛
7 / 旧时的离别 张悦然
8 / 偷嘴 二毛
68 / 湖底 阿城
- 【诗帖】 72 / 一种生活 亨里克·诺德布兰德
72 / 月光下的白马 斯泰因·斯泰纳尔

人物

- 【人物】 12 / 四大名旦的杯中物 李舒
48 / 杨宪益的最后十年 孙晓青
- 【名人轶事】 19 / 同以笔墨换金钱 张希
58 / 婚姻是什么 日子

- 【回忆】 18 / 泰戈尔在我家 陆小曼

社会

- 【杂谈随感】 10 / 世界依然沉默 罗四翎
20 / 最后的故乡 于坚
26 / 从“中式旅游”看中产阶级 孙骁骥
29 / 财务自由的幻觉 崔鹏
32 / 自然需雕饰 张佳玮
47 / 盖茨的紧身衣 王小波

- 【话题】 44 / 富人为何越来越忙 波波夫

- 【大家】 30 / 你想试试“慢就业” 王小妮

人生

- 【人世间】 24 / 一颗肺的历程 邱杨
- 【人生之旅】 37 / 理发记 吴冠中
62 / 她的眼泪为谁流 陈虹

- 【青年一代】 14 / 耶鲁村官秦玥飞 杨眉
66 / 开车记 北岛

- 【两代之间】 65 / 我娘暖了，你离开的背影 吴钧尧

- 【婚姻家庭】 61 / 洗碗 张国立
64 / 给对方海阔天空的自由 蒋勋

生活

- 【心理人生】 6 / 回头觉 张晓风
9 / 三明治之恋 毛利
33 / 弱连接与强连接 周冲



(总第630期) 一月(上)

生活

- 【生活之友】 56 / 彩票是否值得买 乔丹·艾伦伯格
- 【经营之道】 45 / 员工至上 朱淑恩
46 / 制造就是思考 吴晓波
- 【乐活】 50 / 小说药丸 埃拉·伯绍德等

文明

- 【军事天地】 40 / 经济学视角下的战争 庞 溟
- 【在海外】 52 / 斯坦福校长都忙些啥 石毓智
- 【历史一页】 34 / 庸臣焉知亡国痛 王学斌
54 / 脱不得的良知 鲍鹏山
- 【史海拾贝】 11 / 节操 曹聚仁
- 【文化茶座】 28 / 安全不安全 严文华
42 / 有声有色有山河 邓康延

悦读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22 / 观画 罗伯特·杜瓦诺

点滴

- 【意林】 55 / 面对现实 斯 人
55 / 碗里的便士 安东尼·德·梅勒
55 / 那点心计 苏 岑
55 / 一定要发生 李碧华
- 【点滴】 13 / 无关 倪 匡
16 / 拥有与享有 黄永武
27 / 遥不可及的世界 卫藤信之
49 / 书籍的世界 赫尔曼·黑塞
61 / 听他说 保罗·科埃略
69 / 模糊如诗 李京南

- 【智趣】 67 / 智趣

互动

- 【互动】 70 / 互动

艺术

- 【封面】 禧(摄影作品) [俄]安德烈·雅科夫列夫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5978906,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紫衣

●三毛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的母亲还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把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信中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母亲看完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

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母亲了。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找到的女人。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

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母亲也有同学，就问母亲，念过什么书。母亲说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在学校还是篮球校队的，打的是后卫。听见母亲说这些话，我禁不住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嘴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

母亲收到同学会郊游活动的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她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女学生，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趴在地上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我放学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她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我俩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我天天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我看。当我有一天晚上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 怎么是一块白布?!”说着丢下书包瞪了母亲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想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发现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母亲的同学会定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星期天我仍要去学校。母亲说，到了下午两点，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等待是快乐又漫长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目光越过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天清晨，我照例去上学。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沉起来，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上课铃响

过好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着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蹦一跳地跟在后面。

我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到学校的传达室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作老周的接了过去。母亲替我梳头发，很快地在短发上扎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空间狭窄，我被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下雨而低落。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各抱一口大锅，里面分别满盛着红烧肉和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子半蹲着用力蹬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不断地低头看表。姐姐很专心地护着锅，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裹的白布上时，险些哭出来，说母亲唯一的好旗袍快要被弄脏了。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又看了一下

表，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里祈祷，拼命地哀求，只盼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着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道。老周加速在雨里狂奔，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便喷出一阵黑烟，缓缓地开动了。“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的一下将挡雨的油布全部拉开，双眼直直地盯着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奔起来。雨水，不讲一点情面地往我们身上泼洒过来。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儿，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雨那么密地罩住了天地，在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放弃。我没有出声，只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而去的那块油布。大雨中，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出来。呀——母亲疯了。



几个朋友围坐聊天，聊到“睡眠”。

“世上最好的觉就是回头觉。”有一人发表意见。

立刻有好几人附和。回头觉，也有人叫“还魂觉”，只要睡过，就知道其妙无穷。

回头觉是好觉，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合理，因为好觉应该一气呵成、首尾一贯才对，一口气睡得饱饱的，起来时可以大喝一声：“嘿！八小时后又是一条好汉！”

回头觉却是残破的，睡到一半，闹钟猛叫，必须爬起；起来后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神志迷糊，不知怎么却又猛想起，今天是假日，不必上班上学，于是立刻回去倒头大睡。这倒下之际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是回头觉甜美的原因。

世间万事，好像也是如此，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不像遭剥皮一般被活活剥下什么东西，也不会憬悟“曾



回头觉

◎张晓风

经拥有”的喜悦。

你不喜欢你所在的公寓，它窄小、通风不良，隔音效果也不理想。但有一天你忽然听见消息，说它是违章建筑，市府下个月就要派人来拆了。这时候你才发现它是多么好的一栋房子啊，它多么温馨安适，一旦被拆掉真是可惜，叫人到哪里再去找一栋和它相当的好房子？

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影。

母亲颓然跌坐在三轮车座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地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嗯”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

服。在等水滚的时候，母亲递来了干的制服，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地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奶粉了。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上染上了一摊摊模糊的水渍。

那件衣服，我以后就再没有穿过了。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

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一切不过是误传，这栋房子并不是违章建筑，你可以安心地住下去——这时候，你不禁欢欣喜忭，仿佛捡到一栋房子。

身边的人也是如此，惹人烦的配偶、缠人的小孩、久病的父母，一旦无常，才知道因缘不易。从癌症魔掌中抢回亲人，往往使我们有叩谢天恩的冲动。

原来一切的“继续”都可能被外力“打断”，一切的“进行”都可能被强行“中止”，而一切的“存在”也都有可能被剥夺成“不存在”。

能睡一个完美的觉的人是幸福的，可惜的是他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拥有那份幸福，因此被吵醒而回头再睡的那一觉反而显得更幸福——只有遭剥夺的人才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

（夜 阑摘自青岛出版社《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一书，（德）Christoph Niemann 图）

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件紫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窗外的紫薇花，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地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祖母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雨 意摘自豆瓣网，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



旧时的离别

●张悦然

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列火车出发，全程只需要1小时37分钟，但我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了。每次都是妈妈来看我，也不要我去车站接，下了火车换地铁，半个小时以后就站在我家门口了。她总是很高兴地说，好近。是啊，好近，我点点头。是不是太近的缘故，近到破坏了回家这件事应有的形式感？火车一再提速，我却离家越来越远。

我关于火车的最初记忆，与济南那座老火车站有关。那座德国人留下的日耳曼风格建筑，若不是再看到照片，我已经想不起它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有一个绿色圆顶、四面都有钟表的塔楼。小时候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它，就开始兴奋了。它耸立在灰蒙蒙的楼群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异国情调。而那种异国情调，好像与正要前往的那个地方有关，头脑中衍生出各种想象。

拎着箱子走进圆拱形大门，有一种出远门的郑重感。它的繁复、典雅、美轮美奂，令旅行充满仪式感。

那时候去北京，要坐一整夜的火车。清晨我被妈妈摇醒，拉起胳膊塞进外套的袖管里，跌跌撞撞地跟在大人身后下了车，抬头就望见“北京”两个大字。我嗅着陌生的空气，思忖着各种奇怪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去哪里买菜，看什么报纸，有没有像趵突泉那样一个元宵节可以看花灯的地方？说到底，就是无法想象在别处，故乡以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吧。身后忽然传来长鸣的汽笛声，撼动心肝。火车缓缓地朝远处驶去，送行的人木然地挥着手，站在大风里，好萧索。月台上总是刮着好大的风，无论什么时节，非要吹得人头发蓬乱、衣角翻飞不可。那种狂烈带有某种戏剧性。大风好像是一件道具，为了在离

别和重逢时，给旅人添上一点儿风尘仆仆的气息。

长大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月台上的风不再像从前那么大了。那些风都去了哪里呢？真是个谜。没了风，旅人也没了风尘仆仆的气息，剩下的只是倦怠。月台越建越大，却越发让人感到局促，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空旷的感觉了。要是看到哪个送行的人在火车还未驶远之前掉头走掉，我就会莫名地恼火，觉得他对这场离别不够郑重。的确不需要多么郑重。就算有些离愁别绪，也完全不必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悲伤，而是可以一边朝车站里而走，一边给刚离开的人发微信，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

旧时的离别具有一种美感，想来是与悲伤的质感有关。离开之后，两个人各自待在自己的悲伤里，那是一种隔绝的悲伤，它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关在身体里冲来荡去，无法让对方知道。

总之，火车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沉重的、让人感到难过的事物。这个词的属性已经改变了，变得平淡而日常。这样想一想，在“火车”这个词失去了它所负载的情感重量的时候，那座老火车站适时地死去，变成记忆中的文物，或许也是一种合理的命数。

（蒲草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我们经验里的时代》一书）





●
二
毛

偷嘴

除了饥饿能让本来不怎么好吃的东西变好吃以外，那就要数偷嘴了，它能使好吃的东西更加好吃。偷嘴是一个人的餐前自助，是借口品尝某种食物是否美味的一种吃法。

小时候，母亲给我5分钱让我去街上打甜酱或辣椒酱，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路一边舔食，到家时碗里只剩一半，这种偷嘴很大程度上是饿的表现。

偷嘴往往发生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开饭之前，一般是走进厨房，假意问候下厨的人是否需要帮忙，眼睛却在锅里、刀板上或盘子中来回骨碌碌地转。一旦瞅准可偷目标，拇指和食指以鸡捕虫子之势，将食物快速送进嘴里。

因为是偷，所以偷嘴者有时不太好意思，会不小心把本来很烫的食物迅速塞进嘴里，这时烫东西就会在舌头之上、

口腔之中，不停地被翻滚咀嚼，烫得受不了甚至会瞪着双眼将食物吞进肚，而且在肚里都还在烫。如果嘴里偷塞进去的是肥美的家伙，那就一边嚼一边让油从两边嘴角流出来吧，你会感到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油水。

我记得1972年的秋天，老家酉阳召开万人大会，全县的农民代表头包毛帕，身背背包，脚踏草鞋，手提木凳，从各自生产队徒步几十几百里地走到县城。当我得知母亲已被请去会场帮厨的那一刻，我便知道偷嘴的机会到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直接去了会场厨房，正好碰见母亲在切晚饭炒回锅肉要用的一块熟肉。趁旁边的人不注意，母亲切下一块厚厚的肥肉，蘸了点辣椒酱，迅速地塞进了我的嘴巴，我幸福地鼓着嘴，飞快地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

适合偷嘴而且又是最好吃的东西，当数刀板菜。所谓刀板菜，就是煮好了刚从锅里捞上刀板，正切着还带热气的东西。比如用柏香、花生壳、茶叶等熏过的我老家的香肠。刚煮熟之后，肥四瘦六赤条条地躺在刀板上，这时你请求厨师从香肠的中间下刀，切给你一寸半长的一截，旋即将其送入口中，先大嚼，后转细嚼慢咽，让香味满溢，让幸福感在口腔中不断被拉长。

毫无疑问，这时的香肠要比切成薄片上桌后好吃十倍，因为上桌后的香肠失去了烫，也就失去了一种香，还失去了厚度，也就是失去了肥瘦抱团相拥入口之口感。

好吃的刀板菜还有，趁热切一指厚肥七瘦三的老腊肉，整片软弹着入口；切一寸长的卤肥肠头，整截缠绵着入口；切一寸见方的酱猪头肉，整坨黏糯着入口，过瘾至极。

其次要推油炸的东西为偷嘴的上品。比如，炸酥肉，刚起油锅时又烫又软不是偷嘴的时候，等晾一会儿去偷才又香又脆。记得儿时过年的前几天，几乎每家都要炸一笱箕酥肉，大人怕我们小孩偷嘴，就把装酥肉的笱箕悬挂在小孩站在椅子上都够不着的木梁上，最后还是被我们兄弟俩一个骑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给偷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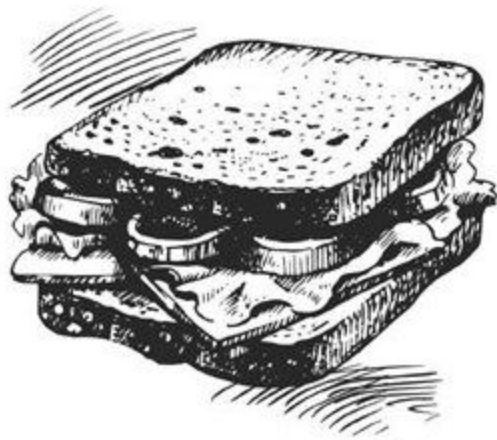
在北京，我常去著名美食家黄珂家喝酒吃饭。开宴之前，趁客人们没到来之际，我总要以“美食总监”的身份去厨房晃晃，便可堂而皇之地



一个朋友很搞不懂，为什么我每天中午都用三明治解决吃饭问题。他的意思是，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两次可以，人嘛，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但是怎么能天天如此？两片面包，几片菜叶，夹个鸡蛋、火腿，简单到了极致。

我当着他的面，又买了一个三明治，严肃而认真地告诉他：在日常食物身上，我们不应该要求太多的满足感。

这是我最近感悟出来的。自打做了份兼职工作后，每天中午，我都要为吃什么的问题犯愁。楼下虽然有食堂，但我很快发现，食堂的菜又油又咸。一开始难免被蛊惑，觉得这单位福利真好，10块钱的套餐有鱼有肉；后来发现，这不过就是没吃过食堂的人的想法，像单身多年的“王老五”一般，觉得回家有个老婆陪，是天下最幸福的事。事实上，只要连续吃几顿食堂，果然，又像所有围城中的人一样，开始左右挑剔，菜太咸、饭太烂，总之，什么都提不起胃口。吃，只是因为没有选择。



三明治之恋

●毛利

自打放弃了食堂，我每日中午，如果忙，就在楼下咖啡馆买一份三明治；如果不忙，就步行20分钟，走到某大学门口，一家小小的面包店，点一份稍微好吃一点、面包韧一点、蔬菜新鲜一点的三明治。

在三明治的世界里，好吃和难吃，差别并不会太大。这种简单的食物恪守着它最基本的守则：我只是一份用以果腹的食物而已，和幸福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代表着热量不高、分量很足，仅此而已。

而我的同事们，依旧愁眉苦脸，每天中午花半小时思考到底该吃什么。大部分人都希望在食物里找到幸福感，可惜

的是，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关于幸福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原来吃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你会觉得幸福，可吃完后转念一想，这牛肉汤似乎味道有点古怪，想要吃一碗更纯粹一点的牛肉面。

为了食物，人们往来逡巡于每一个小巷子里，播撒着热切的目光和胃口。

有位日本摄影师，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每天凌晨从暗房冲洗完所有的照片出来，跑到最近的便利店，买个御饭团，或者便当之类的，在这些随处可见的食物里，寻找微小的幸福。

我跟他惺惺相惜。在食物身上，只要一点微小的满足感，不就够了吗？配着热茶的三明治，是份多么朴素的情感，我永远不会在它身上要求太多，而它对我，亦永远不会构成任何负担。

最重要的是，吃完一个礼拜的三明治，忽然回到家，吃一顿平常的家常菜，那幸福感，几乎是铺天盖地的。❀

（秋水长天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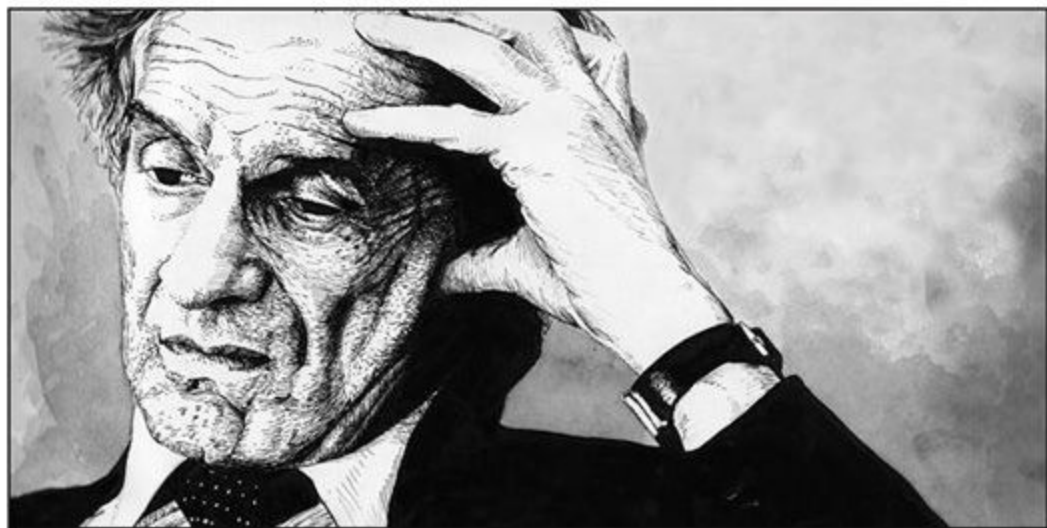
“品菜”、明目张胆地偷嘴。有一次，正巧看见一只刚出锅的两脚朝天的卤鸡，我立刻感到那油亮的大鸡腿就是冲着我们在挑逗，于是我拧下一只腿送入口中，黄珂见势也忍不住了，飞快地拧下另一只腿。为了使此次偷嘴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啃完之后，我俩得出同样的结论：像卤鸡腿这类东西就只适合饭前偷嘴，一旦上

桌，人们基本上就不想碰它们了。

我相信好吃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年之前，家家都要熬几大坛猪油以备来年之用。而刚熬出来的油渣即可偷嘴三吃，一吃本味，二加白糖吃，三加椒盐吃，又香又脆，同时又有酥的叠加之口感，是其他食物不可比拟的。

以前是为了熬猪油而顺便偷吃油渣，我现在是为了吃油渣而特地熬猪油。除了偷嘴三吃以外，我还做过海椒炒油渣、油渣炒莲白、油渣白菜汤、油渣酸菜粉丝汤、油渣肥肠汤而、油渣红糖汤圆等。❀

（若子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妈妈的柴火灶》一书，杜凤宝图）



世界依然沉默 ●罗四翎

罗马尼亚赛加特小镇上的15万犹太居民完全有机会逃出厄运的。

作为外籍犹太人，助理牧师毛什是小镇里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人中的一个。他们被塞进运载牲口的车厢，在哭泣。留在小镇上的人也在哭泣，但没几天人们就忘记了他们。

在那场屠杀中，毛什奇迹生还，但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快乐。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告诉小镇里的人他所亲历的屠杀，然而小镇上的人都不相信他，甚至嘲笑他。这是发生在1942年的事。虽然他们听说过法西斯，但小镇上的人总认为那离他们很遥远。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年。当时，人们还是可以买移民证，迁居他国的，但没有人听毛什的，最终毛什也不再说话了。

1944年春天，当小镇上的人听到布达佩斯的电台说法西斯政党夺取了权力，他们依然无忧无虑，因为这只不过是

外国政府的权力更迭。第二天，听说匈牙利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小镇里的人才开始惊慌，但很快又乐观起来：德国军队肯定不会跑这么远。3天后，德国军队出现在了赛加特小镇。赛加特镇上的犹太人依然笑脸盈盈，乐观的人们甚至为德国军官的礼貌而感到高兴。

然而逾越节还未过完，种族灭绝的大幕便拉开了：划分犹太区隔离居住，禁止擅离犹太区，必须佩戴黄星标记，交出所有贵重物品，不准去饭店和咖啡馆，不准乘电车，不准去教堂，临街的窗户必须封死。可是没多久，这些乐观的人又适应了，感觉还不错。当一个犹太区的人被送走了，另一个犹太区的人不到3天就把他遗忘了。最终，到了5月的一天，这些乐观的人被塞进运送牲口的火车，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便便有15岁的埃利·威赛尔和他的父母以及3位姐妹。

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晚，埃利的母亲和妹妹就被送进了焚尸炉。之后他和父亲被转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集中营的生活很快让埃利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不仅如此他还渐渐忘记了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在他眼前被打时，他连睫毛都没动一下，藏在床铺底下不出声。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竟然责怪父亲，怪父亲不懂得避开。父亲临刑前，再次遭到毒打，昏迷的不停叫喊儿子的名字。党卫军不停打他，埃利依然沉默不语，内心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呻吟和呼唤惹恼了党卫军”。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埃利叙述：“我知道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这一刻，我心想，但愿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只管自己求生，只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觉得非常羞耻，永远地感到羞耻。”第二天，当他发现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抬走，“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父亲的死让埃利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后，1945年4月11日，美军占领了埃利所在的集中营，持续6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埃利获救，那年他16岁，手臂上多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A-7713，这是他在集中营里的编号。

获救之后，埃利·威赛尔



节操

曹聚仁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并不是其处世之道。

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仍甘于破家相容。

范滂因张俭案受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衙自首。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节操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

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



又如张俭因党锢之祸逃至鲁地，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了张俭。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送狱。孔融挺身道：“是我做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请办我的罪。”吏久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罪，连郡县都不能决。

（达拉然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化名家论修身》一书，王重圭图）

沉默了近10年，因为“我不想用错字眼”。直到1954年，他用母语意第绪语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写下来，长达865页，书名叫《而世界依然沉默》，195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本书出版后，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四处推荐它，在被多次退稿后终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改名为

《夜》，删减为178页。1960年116页的英文版《夜》在美国出版。起初，这本书卖得并不好，在最初的18个月里，只卖出1046本，3年才卖掉第一版的3000本。

写完第一本书《夜》之后，埃利·威赛尔又写了许多本书，依然延续着第一本书的主题；同时他四处演讲，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主题依

然只有一个：面对他人的苦难，世界为何沉默不语？这沉默里面，不仅有旁观者，还有亲历者。

1986年，因长期为反暴力、反屠杀与反种族歧视发声，埃利·威赛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说道：“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在遭受苦难和耻辱，我都不会沉默。我们必须态度明确。中立从来只有助于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远只会助长施虐者而非被虐者。”

2016年7月2日，埃利·威赛尔在纽约曼哈顿去世，终年87岁。对于他提出的问题，人类至今都无法回答，甚至无法面对。

（格拉斯摘自《经济观察报》2016年8月26日）



四大名旦的杯中物

●李舒

程砚秋在白兰地

程砚秋爱酒，爱到什么程度呢？金融家资耀华回忆，他1936年春坐火车外出公干，偶遇程砚秋，大喜之下，约请在餐车上用餐。用餐时，程砚秋自带一瓶十几年的法国白兰地，说：“今晚，您请我吃饭，我请您喝酒。”只是资耀华还没开始喝，程先生自己已经喝下去了3杯。

喝酒多，嗓子却没事，俗称“酒嗓”。20世纪50年代，吴祖光负责做程砚秋《荒山泪》的导演，根据他的回忆：“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虽然是酒嗓，喝多了，却也容易话多，程砚秋也不例外。在1943年5月15日的日记里，他自责：“万俊峰君请

晚餐，畅饮其自制白干酒，好极。畅谈畅食真快乐，就是酒后言多，事后思之极悔。”日记里，和喝酒相关的记录格外多，请客花钱多了，他自责：“两桌粗菜连酒花掉600元，所谓一席饭，穷人半年粮。酒吃过极难过，酒要少吃，太伤身，特记。”失约了，赔礼还是以酒：“至万俊峰兄处，因定今晨6时赴西直门外散步，起晚未如约，甚不安，故送40年白兰地两瓶，道歉意。”

也许是因为太爱喝酒，平时喜欢暴饮暴食的程砚秋饮酒时并不讲究下酒菜，一碟花生米、几块豆腐干，也能喝得津津有味。

梅兰芳的绿茵陈

梅葆玖先生曾经透露，他父亲最爱喝的酒是同仁堂出品的绿茵陈。这种听来风雅无比的药酒看起来通透碧绿，有点像薄荷酒，其酒底是白干。茵陈是燕北特有的一种野草，分绿和白两种，同仁堂以绿茵陈加白干泡制成酒，专门在立夏之后卖给客人，一能消夏去暑，二能杀水去湿。当年，怕暑的梅兰芳在夏天时最喜欢和著名的“梅党”齐如山一起，去陕西巷的恩承居吃素炒豌豆苗，不买恩承居的酒，单叫柜上到同仁堂打4两绿茵陈，称为“翡翠双绝”。

与程砚秋的嗜酒不同，梅兰芳除了偶一小酌，绝不多饮，绿茵陈已是极限，最多喝点五加皮。与梅兰芳有深交的作家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梅兰芳平时应酬很多，在饭桌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北方的白酒不吃，连南方的黄酒也不吃，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破坏嗓子……”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46年的一天，张大千要从上海回四川，弟子们设宴欢送，到场的有各界名流，其中有梅兰芳。张大千向客人们频频举杯后，突然向梅兰芳敬酒：“梅先生，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席间顿时笑声四起，梅兰芳便笑着回答：“那么你我君子‘小人’一起干杯！”那是他席间少见的一次一饮而尽，喝的不是酒，是一份人情。

绍酒知音荀慧生

荀慧生不喝白酒，喜欢的是白兰地和绍兴花雕。荀慧生喝酒，打的是“持久战”——不与酒友痛饮，而是慢悠悠地喝，每次待大家都吃好了，他



程砚秋



梅兰芳



无 关

●倪 匡

一夕，众人聚会，忽然谈及一件事，有的人说关我事，有的人说不关我事，叫我过去问，究竟关不关我事。当时福至心灵，大声说：关我事不关我事，都不关我事。闻者要定一定神，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都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在焉。

能够真正地践行这句话，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即使不能看透世情，也要看穿六七分才行。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不关我事；什么人在背后说了

什么话，也不关我事；什么人在公开攻击谁，也当没有这回事。为人若此，自然对一切可以处之泰然。

夜观星空，每觉宇宙浩瀚，觉地球之小，觉人生之无常。鸡毛蒜皮的小事，若是在心中一直认定关自己的事，真是何苦来哉。

且效古人之不关心，乐得逍遥。

（张建中摘自《广州日报》
2016年10月17日，吴浩然图）

仍在漫不经心地独斟慢酌。没有下酒菜，荀慧生便会叫厨师将桌上所剩残羹冷菜倾于一锅，或下而或烫饭，连汤带菜的“大杂烩”最合他的胃口。不过，这不代表他不讲究下酒菜肴，演完全本《妒妇诀》，半夜一点到家，还要约老舍喝两杯，佐酒的是从苏州买来的酱鸭；留马富禄喝酒，也是因为家里买了鲑鱼，不能错过。

在家喝酒，最为顺心，荀慧生害怕的，是出外应酬饮酒。1942年8月，荀慧生到西来顺参加梨园慈善筹款晚宴，和筱翠花、赵砚奎等同桌饮酒，主人居然准备了啤酒、烧酒和白兰地，荀慧生当时已想戒酒，无奈饮之，最终居然“由鼻内呛出，危险已极”。

被喝酒弄怕了的荀慧生，也有劝人喝酒的时候。据说1960年的生日，荀慧生让每人喝酒一杯为自己祝寿，其



荀慧生

子荀令香说自己从不喝酒，荀说：“今天这个日子一定要喝一杯。”令香喝一口道：“爸，这白酒太辣了！”荀冷言道：“你的心比这酒还辣呢！”

尚小云与正广和

尚小云是不喝酒的，他爱喝的是正广和的汽水。

1893年，正广和汽水厂正式建成投产，刚开始的正广和产品有个洋气的英文名字：AQUARIUS（水瓶座）。这小小一瓶汽水让包括尚小云在内的男女老少都情有独钟。1930年底，正广和成为国内最大的汽水厂，最畅销的是柠檬汽水，甚至远销英国、澳大利亚。尚小云爱喝正广和，不仅每次到上海演出必要喝够，还经常从上海订购，托人运到北京。

除了喝汽水，尚小云也爱喝滚烫的茶水。每当演出时，尚

小云在台上唱着，后台就开始烧水，等尚小云唱完了，到后台来，徒弟马上倒上滚烫的茶水，尚小云就喝这个；要是不烫，徒弟就该挨批了。



尚小云

“文革”时，在西安的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只有36元生活费。陕西省领导被批斗，总要拉上他去陪斗，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3分钱，爱吃甜食的尚小云用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是固执地记得自己当年的爱好，甜的水，别管带不带汽。

（阿 建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民国太太的厨房》一书，本刊有删节）

服 务

秦玥飞介绍自己时总说两件事，201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到湖南农村当大学生村官。有的人会想起来，以前新闻是报道过一个“耶鲁村官”，中国的榜样青年。如今，他30岁了。

五六年前，他们这拨中国学生从耶鲁毕业，好几个人陆续到北京落脚工作，进了投行或咨询公司。秦玥飞不想过朝九晚五、庸庸碌碌的白领生活。他希望能做出改变人们生活的贡献。他本科修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专业，他相信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总能找到一个属于他的位置。

秦玥飞一面跟哈佛的朋友发起一个叫“阳光书屋”的公益组织，在甘肃农村发展教育，一而又听说了另一种有组织性的做法：响应国家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去农村做村官。秦玥飞觉得这个岗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也有上升前景。很多人只看到农村条件差、村官工资低，他觉得这些跟一个更远大的愿景相比都没什么。他报了名。

秦玥飞的妈妈重视教育，秦玥飞两岁就让他开始学英语。按一套传统的成功故事，秦玥飞在高中拿到耶鲁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后得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故事就到头了。但秦玥飞说，能再回到出生之地，帮助一个群体，那才是激励人心的结局。

2011年他被选派去湖南衡山贺家乡贺家山村做村主任



秦玥飞

耶鲁村官 秦玥飞

◎杨 眉

助理，任期3年，月薪1450元，没有编制，没有保险。

上任第二天一早，秦玥飞起来洗了澡。乡政府的人都稀奇起来，怎么早上洗澡？他不了解农村，又听不懂衡山话。后来，他不在早上洗澡了，把有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地穿了，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他在村里一会给人搭手提个篮子，一会又帮人修热水器，99%的工夫都在做“好人好事”。

规 则

到贺家山村两个月后，秦玥飞告诉乡党委副书记陈希军，他可以在外面找企业筹款，看村里有什么需要建的。陈希军想了一阵，说田里需要修条水渠。

秦玥飞一个人跑了几趟北京，让留学圈里的朋友牵线，

找到几个企业和个人赞助。他凑了15万元回来，村里集体投票，通过了修水渠的方案。

二组一个姓刘的组员没到场投票，还到处跟组里人说，别答应修，保证大家不吃亏。其他组或者跟了份子钱请工人，或者自己人出力，在田埂上作业施工。水渠挖好，用水泥硬化了，前后都要完工了，只差中间二组那段还是烂泥杂草。

秦玥飞还没碰到过潜规则，以前看网上新闻说得有模有样，他不信，哪里来那么多潜规则。现在村干部明白告诉他，刘组员就是想要钱。

太阳升在天上，文明人知道那是地球在自转，原始人只看见一个火球出来，根本没有天体的意识。秦玥飞有一次想到这么个比方。他要服务的人不懂什么是公共服务，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这是别人要做政绩，要完成上级任务，他们也就以为能据此讨价还价。

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秦玥飞反复上刘家要先搞好关系。他进门叫刘伯伯，送了几包烟，又客客气气提起水渠的事。多番波折后，水渠终于在第二年1月完工。

乡政府青年公务员汤飞龙觉得，得亏秦玥飞是耶鲁毕业的。村官没编制，他在村里又是外来人，除了跑腿打字，哪能找来资源去推进什么项目，资源都是从秦玥飞自己学历上来的。秦玥飞也承认，耶鲁毕业生的身份给他帮了大忙。不光是人脉资源，就是拿出来讲



故事，情节也强。

2012年末，《湖南新闻联播》报道了秦玥飞服务农村的事迹。2013年5月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秦玥飞个人一等功奖章。10月13日，央视评选全国十大“最美村官”，评上了秦玥飞。颁奖词介绍他是“喝洋墨水，走乡土路，身怀梦想，脚踏实地的耶鲁哥”，宣传片反复特写着他脚上穿的解放鞋，水渠成了秦玥飞“最大的政绩”。

也有记者想知道秦玥飞受西方教育，会怎么处理农村里传统人情和现代规则的冲突。秦玥飞举出刘组员的事。他说他去嘘寒问暖，去多了，对方也就不好意思刁难了。“这样的例子就是又兼顾了人情，又维持了一种议事原则。”

代 表

2012年10月24日，秦玥飞被直选上了衡山县人大代表，得了85%的选票。秦玥飞说这比被耶鲁录取了还让他高兴。他说普选、直选这些民主政治的概念，原来在中国农村都是实现的。

他想大家投他的票，是因

为他主持修了水渠、马路这些公共工程。后来媒体采访了一百多个村民，他才知道，村民们都是为了那些他给他们自家做的事——搬东西、教功课，他们记着情。

他在做县人大代表的第一个月里，交了份议案，希望县政府给乡里的学校配备校车，保证孩子上下学的安全。县政府答复说没资金购车。秦玥飞就自己去募车。他找好了捐车方，县政府又批不出一笔长期运营校车的财政拨款。

乡里讽刺地传着这样的流言：这个姓秦的家里有权有钱，下来是挂职锻炼。秦玥飞申请入党，乡组织部要对他进行政审，派了陈希军和同事去重庆找秦玥飞的父母，调查家庭情况。审过以后，秦玥飞的档案又回到贺家乡政府。乡政府里的人们想不到结果会这么普通。一位在场的朋友告诉秦玥飞，他们最后更确信，他的家世是高级机密。

3年聘期满后，秦玥飞又续聘了3年，被县组织部从贺家山村调去白云村接着做村官。关于他动机、家世的揣测也从贺家村流传到了白云村。

三 明 治

秦玥飞的第二个村官任期到2017年8月也要满了。整个湖南省已经不再招募新村官，也不再续聘老村官了。要是不在农村做事了，他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进咨询公司。他的几个老同学这5年里在公司的职位层级都升上去了，工资可观，买了房，结了婚，赡养着父母。

他回想自己的整条人生轨迹，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它到底是不是实在的？或者是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幻想。但是我不愿意相信是梦幻，因为我用了半个十年去活这场梦。”

他说2014年2月的一个晚上，那是他觉得特别迷茫的时候，手机上的电量只有1%，他用来上了那家叫“Humans of New York”的网站。这家网站每天发布一个陌生人的自白。那天的自白者是奥巴马。秦玥飞把那段英文念给我听：“我大败过一场……我在一个少数派里，我没能做成很多事，我又远离着家庭……我50岁了，我投入了巨大的时



秦玥飞与敬老院老人在一起



秦玥飞引进阳光书屋项目后，当地学生在使用平板电脑上课

间精力在一个看起来没成效的事情里……”

“如果你只是担心你自己，如果你想的是，我是在往成功路上去？我是在一个对的位子上？我的价值没得到赏识？那么你最后只能觉得无奈，进退两难。但只要你接着干下去，你总会摸索出一条路的。”

2014年6月，秦玥飞在民政部注册了一家名为“朝阳行动乡村服务创新中心”的公益组织，之后又慢慢构想出一个“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他要招募一批大学生到各地农村去创业，同时游说企业参与这项公益事业。他需要企业赞助大学生的工资，让大学生在村里了解情况后，找出一个创业的点子，带领农民致富。在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城市的时候，企业又能优先录用他们为员工。

秦玥飞说：“中国是公益事业最大的市场。如何使用中国以往这二十年所累积的财富，引导这些钱到该用的地方去，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

他也联系过几家公益组织，其中一家答应捐赠给他5000盏太阳能路灯。2016年5月初我在白云的时候，他指给我看一条土沟，沟里有几根到脚踝那么高的小杆子，杆头上结着拳头似的小球——原来就是一支支插地式的太阳能灯。“他们想得很浪漫，说要照亮村民回家的路。这个要怎么照亮呢？”设计者把光源设计得离地面很近，人们只能看见一小圈模糊的光。村委说灯

放在路上会被人偷走。秦玥飞把灯分给各家各户，让他们插在自家院子里。

尾声

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他做的任何项目都要调动别人的资源，得到别人的资助。他有的只是时间，嘴皮子，一个名校学历，一个通报给全国的荣誉称号。

我跟着秦玥飞去衡山的时候，带了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他拿去翻了翻，然后把开头那段英文念了出来：“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跟你一样的优势。”

2016年5月底，秦玥飞坐在火车上，等着车再一次开往衡山。乘务员来检查车顶行李架，有只箱子凸了出来。乘务员声明不安全，得拿下来。一个女人说，我等一下拿。乘务员走了。女人却说，我拿不动。没人出声，两三秒后，秦玥飞站起来：“我帮你拿吧。”女人道了谢。秦玥飞相信她自己不会去拿行李的，其他有力气的人也不会拿，管理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来。这列火车会一直悬着这个问题开下去。

（文中“陈希军”“汤飞龙”为化名）

（赫拉巴尔摘自微信公众号“GQ中国”，本刊有删节）

拥有与享有

●黄永武

许多人以为只要“拥有”就等于“享有”了。其实谁出生于世间，都“拥有”了大地风月，但几人真能“享有”它？

“拥有”与“享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试举金钱为例，“拥有金钱”的可能是金钱的奴仆，而“享有金钱”的才是金钱的主人。对生活品质毫无改善，而只对着存款簿上累进的数目神秘微笑的；对日常生活无理地俭省，钱永远欠缺一点，不然又可以再拼凑成一张股票或一纸地契的；又或者钱多得不知怎样使用，还在盲目爱钱的；钱本来是生活的工具，却变成了生活的目的，还一味在为钱担惊受怕的，都是钱的奴隶，像驮了黄金却只会吃草的疲累驴子，只算拥有了一堆铜臭吧？而必须是懂得正确使用，能将钱变为人生实质上快乐的人，才叫作“享有”。

就高雅的读书来说，有人坐拥书城，书籍插架盈壁，但一抛开书本卡片，马上像个瞎子，这种人只是倚着书堆做窠白罢了，拥有些书来虚张声势，内心也不会有什么乐趣。前人说过：“穷搜万卷，不如融会一得。”必须内心有所融会，自生新意，改变“以书读书”为“以我读书”，才算做了书的主人。“拥有”与“享有”，又有如此高下的差别。

（林涛摘自台湾九歌出版社《山居功课》一书）

把买十件衣服的钱拿来买一件衣服，衣柜中的衣服就经典了。

——购衣法则

你们背着我有群了！

——对友情最凄厉的控诉

就好像给珠穆朗玛峰别上一枚奖章，说这是“世界最高峰”。

——莱昂纳德·科恩谈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刘瑜认为，一部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

我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

——王尔德

大鱼大肉睡得差。

——近日，美国《临床睡眠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成果表明，少纤维、高饱和脂肪和高糖类饮食会降低睡眠质量，增加睡眠中断、睡眠过浅等问题

崇拜金钱，崇拜数据，崇拜最新、最“先进”的工具。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又出现了另一种崇拜，这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人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人的单维化

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



爱，通常心是罢工的；恋爱中的女人，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被蒙蔽的。

——白槿湖《如果巴黎不快乐》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得到的信息就越来越准确了。

——实名制方便了谁

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须多言。

——爱情、友情都一样，久处不厌才是真情

对于等待者，时间太慢；对于忧惧者，时间太快；对于悲伤者，时间太长；对于欢乐者，时间太短；对于相爱的人，时间永恒。

——美国作家亨利·凡·戴克

我最擅长的事情，大概是独居。电话一天不响，周末无人邀约。孤独，是一个伙伴。这个伙伴，让我从不孤单。

——青年作家凉忻用自己的生活实际劝慰因害怕孤独寂

寞，而无法静心品味生活的当代人

人生经验比知识更宝贵，年轻编剧毕业头10年应该去开出租车，关心世界，保持愤怒，40岁时就能写出杰作。

——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

年幼的孩子被灌输宏大的理想，却未曾想见未来的自己，将会在人生的十字街头，迷茫地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成为无名的一代，但没有人被告知这其实是一种常态。

——俞诗逸论平庸

对我来说，生活不是去电影院或博物馆，而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阅读者。

——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


当人们没有获得成功，就会感到很沮丧，触发了封闭自己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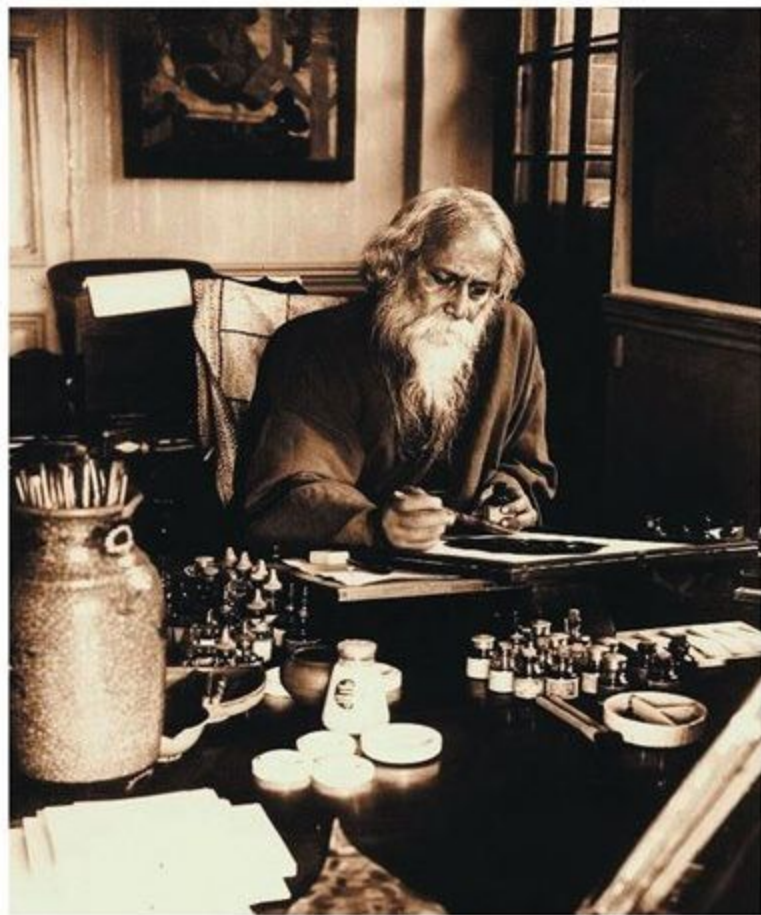
——剧作家岩井秀人分析为何日本的蜚居族人数如此之多

一个最适合做创业者的人，他的特质就是不相信所在行业公认的经验与规则。

——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

婚前睁大眼睛看人，婚后才能闭上眼睛生活。

——找对人很重要 
(余娟、若子等摘)



泰戈尔在我家

◎陆小曼

谁都想不到今年泰戈尔先生的八十大寿倒由我来提笔庆祝。人事的变迁幻妙得怕人了。若是今天有了志摩，一定是他第一个高兴。只要看十年前老人家七十岁的那一年，他在几个月前就坐立不安思量着怎样去庆祝，怎样才能使老人家满意。他一定要亲自到印度去，但同时环境又使他不能离开上海，直急得搔头抓耳，连笔都懒得动；一直到去的问题解决了，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后来他费了几个月的工夫，从欧洲一直转到印度，见到老人家本人，才算了足心愿。归后他还说：“这次总算称了我的心，等老人家八十岁的时候，请老人家到上海来才好玩呢！”谁知一个青年人倒走在老人家的前头去了。

本来我同泰戈尔是很生疏的，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还未曾遇见志摩；虽然志摩同我认识之后，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就同我说此去见着泰戈尔一定要向他介绍我，还叫我送一张照片给他，可是我脑子里一点感想也没有。

一直到志摩见着老人家之后，寄来一封信，说老人家见了我们的相片之后，就将我的为人、脾气、性情都说了一个清清楚楚，好像已见着我的人一样。志摩对于这一点钦佩得五体投地，恨不能立刻叫我去见他老人家。同时老人家还叫志摩告诉我，一二年后，他一定要亲自来我家，希望能够看见我，叫我早一点预备。自从那时起，我心里才觉得老人家真是一个奇人，身为文学家而同时又会看相！也许印度人都会一点幻术吧。

我同志摩结婚后不久，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一个电报，说一个月后就要来上海，并且预备在我家下榻。好！这一下可忙坏了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房子小，穷书生的家里当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具，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简单的楼上楼下也寻不出一间可以给他住的屋子。回绝他，又怕伤了他的美意；接受他，又没有地方安排。一个礼拜过去还是一样都没有预备，只是两个人相对发愁。正在这个时候，电报又来了，说第二天的下午船就到上海。这一下可真抓了瞎了，一共三间半屋子，又怕他带的人多，住不下，一时搬家也来不及，结果只好硬着头皮去接了再说。

一到码头，船已经到了。我们只见码头上站满了人，五颜六色的人头，在阳光下耀得我眼睛发花！我奇怪得直叫起来：“怎么今天这儿尽是印度人呀！他们来开会吗？”志摩说：“你真糊涂，这不是来接老人家的嘛！”我这才明白过来。我心中的钦佩之情到这时候竟有一点儿不舒服起来，因为我平时最怕看见的是马路上的红发外国人，今天偏要叫我看见这许多，他们一个个盯着我们两个人直看，看得我躲在志摩的身边连动也不敢动。那时除了害怕，别的一切都忘怀了，连来做什么的都有点糊涂。一直到挤进了人群，来到甲板上，我才喘过一口气来，好像大梦初醒似的，经过船主的招呼，才找到老人家的房间。

志摩高兴得连跑带跳地一直往前走，简直连身后的我都忘了似的，我也只好悄悄地跟在后面；直到走进一间小房间，我才看见志摩正在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握手亲近，我知道那一定就是他一生最崇拜的老诗人。我留心地

同以笔墨换金钱 ●张希



林长民

1923年，曹锟为竞选总统，欲出5000银圆买林长民一张选票。林断然拒绝，由此得罪了后来靠贿选成功的曹锟，只得举家躲到天津。为官清廉的林长民本来就没什么积蓄，这下子生计成了问题，只得卖字度日。各界人士敬重林长民的为人，加之其书法造诣颇深，因此求字者甚多。这样一来，倒是解了林家的一时之困。

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落差，林长民却很看得开，自题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

（翔飞摘自《中老年时报》）

上下细看，同时心里觉出一阵奇特的意味，第一感觉，就是怎么这个印度人生得一点儿也不可怕？不带一点儿凶恶的目光，脸色也不觉得奇黑，说话的音调更带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低低的好似出谷的黄莺，在那儿婉转娇啼，笑眯眯地对着我直看。我那时站在那儿好像失掉了知觉，连志摩在旁边给我介绍的话都不听见，也不上前，也不退后，只是直着眼看他，连志摩在家中教好我的话都忘记说，还是老人家看出我反常的情态，轻轻地握着我的手细声低气地和我说话。

在船里我们就谈了半天，老人家对我格外亲近，他没有一点儿骄人的气态。我告诉他我家里实在小得不能见人，他反说愈小他愈喜欢，不然他们同胞有的是高厅大厦请他去住，他反要到我家里去吗？这一下倒使我不能再存丝毫客气的心，只能遵命陪他回到我们的破屋。他一看很满意，我们特别为他预备的一间印度式房间他不要，倒要我们让他睡我们俩的破床。他看上了我们那张有红帐子的床，他说他爱它的异乡风情。他的起居也同我们一样，什么都很方便，只是早晨起得特别早，五时一定起身了，

害得我也不得安睡。他一住一个星期，倒叫我见识不少，每次印度同胞请他吃饭，他一定要带我们同去，从未吃过的印度饭，也算吃过几次了，印度的阔人家也去过了，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段时间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志摩更是乐得忘乎所以，一天到夜跟着老人家转。虽然他住的时间不长，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密了。

这个时候志摩才答应他到他七十岁的那年一定亲去祝寿。谁知道志摩就在去的当年遭难。老人家这时候听到这种霹雳似的噩耗，一定不知怎样痛惜的吧。本来也难怪，志摩对他老人家特别的敬爱，他对志摩的亲挚也是异乎寻常，不用说别的，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都叫我在志摩故后给遗失了，现在想起此事也还痛惜！因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

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一切身外之物连问都不问，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现在所存的，就只有泰戈尔为我们两人作的一首小诗和一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

（海蓉摘自吉林出版集团《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遇见你》一书）



徐志摩和陆小曼



我说过，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被流放，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在我们现代社会，即使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故乡，过去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见了。

当我们生活在现代化之中的时候，我们感到空虚失落，我们发现自己依然割舍不掉对故乡的怀念，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过去那种能够使我们的

生命感到充实的经验。

(一)

我在昆明，现在出去经常找不到路。它变得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有一种丧失了记忆的感觉。我对昆明有一种依赖感，它就像母亲一样庇护着我，但是这个母亲已经越来越虚弱了。不仅是对于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你

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你变成一个陌生人。

过去之所以选择留在昆明，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记忆，这里给我写作的灵感。故乡诗人更愿意守陈，更愿意相信来自传统，来自“天、地、神、人”四位一体对他的庇护。故乡是什么？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过往那种使你安心的生活经验。具体表现为各种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你的乡音和你的衣着、你的饮食习惯和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些和别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而现在呢，所有的故乡都被拆掉了，地方性知识被消灭掉了，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了，也许只有语言和住在那个地方的人还留着最后的记忆。如果昆明这个地方不是有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在，我想不出还留在这里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昆明呢？我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都差不多。所以我说：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

(二)

一般人认为故乡丧失的只是建筑，但并不仅仅如此，故乡丧失的是建筑里而的那种生活方式。过去，昆明到处都是小街小巷，人在里而的生活是非常亲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时候的昆明有很多小铺子和小商店，有很多寺庙，有很多水井，生活在里而你不会感觉到无聊，人生非

最后的故乡

●于 坚口述 ◎丁晓洁 整理





常丰富。

我只能通过我的作品来重建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现在只能建立在纸上了。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中国文学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对应物了。年轻一代再读中国过去的那些文学作品，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那些关于滇池的诗，现在的年轻一代读起来就像是谎言一样，因为今天的滇池已经不是我写的那个滇池了。

我们写的过去年代的那种爱情，男女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今天也不存在了，什么两小无猜，什么青梅竹马，哪里还有这种事情？青梅竹马是一种长久做邻居才能产生的关系，如果你总是搬来搬去，你总是住在陌生人当中，怎么可能有青梅竹马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大家互不认识，我们在单位里仅仅是大家在一起挣钱而已，挣完钱各回各家，谁都不知道谁住在哪里。现在我很多的朋友，他们连隔壁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这种陌生人社会可能在西方很适合，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群体性的，人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面会感到非常孤独。中国传统的故乡结构解体之后，这个社会要走向一个什么地方，是难以预测的。我非常担忧：现在这种完全西方式的小区，能使未来的中国人有幸福感吗？

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他们的小区虽然是以个人为单位

的，但是他们有教堂维系人心，把大家团结在上帝的名义下。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去推进西方式的社区，最后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完全丧失了联系。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很无聊——在公司的大楼里上班，下了班开车去超级市场购物，然后回家看电视。生活的细节完全消失了。今日的中国丧失了故乡的生活方式。

故乡是精神和空间天人合一的一个世界，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现在新的小区只是一些商品房，住在里面你想的是房子会不会增值，完全没有诗意。

(三)

我们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过去的中国是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在路上”的社会。故乡在文化上就已经被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就是这样教育大家的：故乡就是阿Q，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在别处的。在过去，“别处”在西方，很多人都跑到国外去发展，背井离乡，结果现在中国大量的故乡都人去楼空，又面临着拆迁，大家都变成一种“生活在路上”的人了。年轻人愿意在路上，但你走到中年，走到老年，你走不动了怎么办？惶惶不可终日。

抛弃故乡的这种疯狂的运动，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西方也进行过现代化，但是它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经验。到了国外你会发现，故乡是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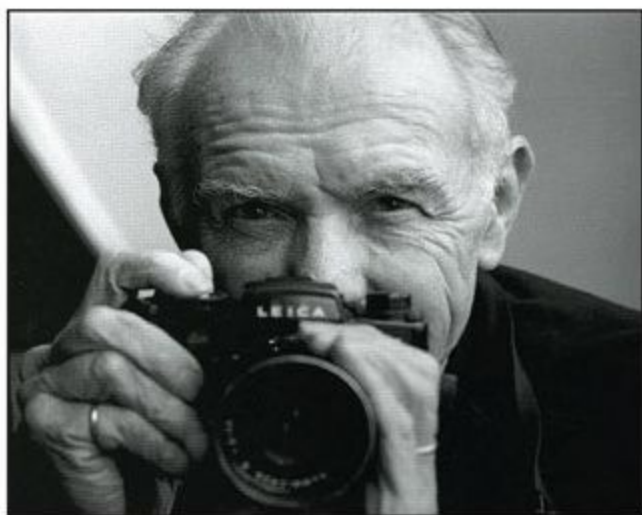
积被保留着的，现代化和故乡是并存的。它用的是加法，而中国用的是绝对的减法。去年我去法国和美国旅行，认识了一些西方的诗人，他们就住在小时候出生的房子里，甚至是三代祖传的房子里，他们的祖先几百年前就住在那里。这使我非常吃惊，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还住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了。我们不断地搬家，我们已经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居无定所。

我也不是抒发乡愁，我是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只是觉得，现代社会从来没有反省过：我们所丧失的那个故乡，确实是必须被抛弃的吗？故乡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这是每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慢慢形成的经验，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在人和人关系非常紧密的群体里面，今天你把这种经验摧毁了，最终会使中国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

故乡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反思的力量兴起，有可能要来重整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但是这种“拆完再建、建完再拆”使人感到绝望。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如果人直到80岁还在搬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

丧失了故乡就是丧失了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邝 颺图）



观 画

● [法] 罗伯特·杜瓦诺

1948年，摄影家罗伯特·杜瓦诺的一个朋友在巴黎开了一家叫 Romi 的画廊，为了招徕顾客，他将画家瓦格纳的一幅裸女油画挂在了橱窗里。此后几天，杜瓦诺躲在店里透过橱窗玻璃偷拍了这一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彻底的心理分析案例，通过视觉艺术让人性的种种真实面顷刻显露。







一颗肺的历程

●邱 杨

“马上就要被推进手术室了，住院半年，准备了半年，说好了不怕的，但从被通知到现在，牙一直在打战，很没出息吧。”肺移植手术前夜，16岁的任雪给班主任老师发了这条短信。

这个夜晚对任雪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这一刻，她足足熬了漫长的4年。“就像长期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前方的光亮。”自从2012年被确诊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这个平均存活时长只有3.78年且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就像一片驱不散的乌云始终笼罩着这个三口之家。

生死抉择间，再冷静的人也难免抱着赌徒心态——“如果不做移植，孩子的最终结果都看得见；如果做移植，还可以搏一搏。”反复权衡后，任雪的父亲态度坚决：“除了肺移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016年春节刚过，一家三口就从北京赶到无锡人民医

院肺移植中心，想在这里为孩子搏出一片天来。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器官衰竭患者，其中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但能获得移植机会的仅有1万人左右。

漫长的等待

合适的肺源是任雪唯一的希望。为了等待合适的肺源，她已经在医院里守了将近半年。这天晚上，医院传来消息，让任雪做好肺移植的手术准备。但无论是她，还是父母，都不敢轻易放宽心——只要一刻没亲眼见到肺源，变数就仍然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直到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走进病房时，任雪的父亲还悬着一颗心。这位父亲一直表现得沉稳坚强，但此刻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急切。他焦急地询问肺源的情况，仿佛置身黑暗的人终于找到了光亮的出口。体察到他的紧张忐忑，陈静瑜贴心地安慰道：“放心，肺的状态

很好。”

小姑娘则抓住陈静瑜的胳膊，怯生生地说：“请您一定要亲自做这个手术啊。”作为国内肺移植的“头把刀”，陈静瑜亲自出马，对任雪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安慰。事实上，陈静瑜平日里的的工作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平均3天做一台肺移植手术，科内每年还要做1100多台普胸手术，而即将开始的这台手术正是他2016年做的第80例肺移植手术。

中午12点，任雪进入手术室。

器官从哪里来

就在任雪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一颗新鲜的肺正搭乘着飞机从南宁机场滑翔起飞。“22岁，男性，摔伤，脑死亡。”这是此刻焦急守候在手术室门前的任雪父母，对这颗来自遥远广西的救命肺源仅知的一点信息。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无法获知更详细的信息。



在同一座医院医务科里工作的钱共甸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今年33岁的他是无锡人民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元老，对器官捐献的流程再清楚不过。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使命就是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说服他们的家属，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的全过程。正如移植界一直推崇的那句话：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冲突和不快。”事实上，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并不高，我国的器官自愿捐献率每百万人中仅为0.6人。钱共甸说：“不少人没听完我说的话就断然拒绝了，甚至还有过谩骂和威胁。”

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达到脑死亡状态的当天，因此协调员和家属的沟通必须争分夺秒。对于如何判断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有严格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病情是否重到无法治愈，同时是否达到脑死亡状态。”但由于老百姓对脑死亡认识不足，往往这个时候还会要求医生极力抢救。

事实上，器官捐献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多年护士长的临床经验，让姜武佳跟家属接触来自有一套。姜武佳通常会提前了解患者的家庭状况，并摸清谁是家里能做主的人。按照她的经验，第一次谈话时，人

数千万不能多。“很多人有人言可畏的顾虑，害怕被远亲近邻知道自己同意器官捐献，被指指点点。”姜武佳很无奈地说，“明明是爱心之举，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这就是器官捐献面临的社会现实。”

运输“时间战”

就在任雪的父母紧张地守在手术室门前时，无锡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负责取肺源的医生刘东正带着肺源飞行千里而归。

头一天上午，刘东刚刚出差回来，就接到OPO组织传来的肺源信息——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有患者捐献器官。为了尽早赶过去维护器官——像这种脑死亡的情况，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肺源损伤——他当天中午就出发了。

当刘东辗转赶到时，已是当晚上8点半，距离供体确诊脑死亡已经接近24小时。幸运的是这次的供体肺源质量不错，他很顺畅地对肺源做了维护。消息反馈到坐镇后方的陈静瑜那里，他才拍板通知任雪和她的父母做好第二天肺移植的准备。

整晚，刘东和当地医生都在忙着给供体吸痰、补充蛋白、泌尿等等。直到第二天早上，在提取器官前的最后一次评估中，肺源的各项指标已经逐渐提升，他才放下心来。

上午9点，在庄重的集体默哀仪式后，在红十字会和OPO协调员的监督下，医生们开始动刀提取器官。取下肺

源后，刘东的运输“时间战”才刚刚打响。肺源从供体身上取下，到植入受体体内血流灌注为止，有一段安全的冷缺血时间，如果超过冷缺血时间，肺源质量将变差甚至无法使用。“一般来说肺源冷缺血时间为12个小时，刨除移植手术本身需要的5个多小时，事实上留给路上运输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左右，也被称为‘黄金6小时’。”

相较于国外运输器官使用的小型商务机，受制于我国国情和病人经济实力，绝大多数器官异运输只能依靠民航班机。但民航运输往往又受制于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航班延误、高速路堵车、雾霾天气，乃至各种运输工具间的衔接，无论哪一项都足以让刘东和所有负责器官运输的医生头疼。多年的经验让刘东和同事们形成默契，等到他顺利登机、飞机滑行起飞前，远在后方的同事才将患者接进手术室。

事实上，一颗器官从捐献到维护、从运输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的“意外状况”。

下午3点半，距离肺源取出6个半小时，一路风尘仆仆的刘东终于赶到，将肺源送进手术室。晚上7点半，在陈静瑜的亲自操刀下，新的肺源在任雪的胸腔里灌注成功，重新跳动起来。这一刻，她获得了重生。

（大浪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0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拍照，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似乎还可以加上一条，“见着商店就血拼，见着广场就跳舞”。今天，中国人的旅游，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类似于去超市购物，各取所需，买完走人。

常以“背包客”身份出游，并且从不跟团的我，回顾自己往昔的行程时，有些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和那些“一到景点就拍照”的中国游客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留存在我手机、相机存储空间里的那些照片中，我总是能找到如下的画面：自己在某著名建筑物前站得笔直，而露憨笑，一只手比在胸前，中指和食指分开。那个表达喜悦的手势在照片与照片之间述说着我的文化身份。

这种身份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实际上，它更接近于一种社会阶层属性。文化批评家布尔迪厄曾提到：在社会大环境中，当一个人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上升时，会明显地显示出他原本阶层的习性。因为习性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惰性，就像文化，它总是落后于经济。

证明新阶级属性之举

旅游，在传统的欧洲原本是一种只有中产及以上阶层才有情趣玩、才玩得起的活动。我看过一个说法，只有普通公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海外旅游才会兴起。但看看中

国，城市居民大约只有一半达到这个收入标准。

这个数字显然是

无法解释目前国内旺盛的海外旅游产业的。

经济水平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如何是好？于是，旅行团们采取疯狂打折、低价团购、压缩行程的办法，终于降低了成本，但闲适的旅游也因此变成了一桩过于现实的勾当。那种快餐式的匆忙节奏并不亚于在麦当劳点餐。于是，我们在欧洲静谧的小镇上看到大巴车运来一批批躁动不安的中国旅游者。他们手持相机，眼神迷茫而饥渴，他们无意慢慢地深入了解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心思几乎都花在了在手机、相机前摆造型上，用那些

若不是欧逸文的那篇文章，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旅游途中的一些细节。几年前，这位老兄花了2200美元跟随一个中国旅行团在10天内去了5个欧洲国家，顺便记录下这次集体欧洲行的诸多有趣细节。欧逸文所在的30多人的中国旅行团，处处显露着“中式旅游”的匆忙和潦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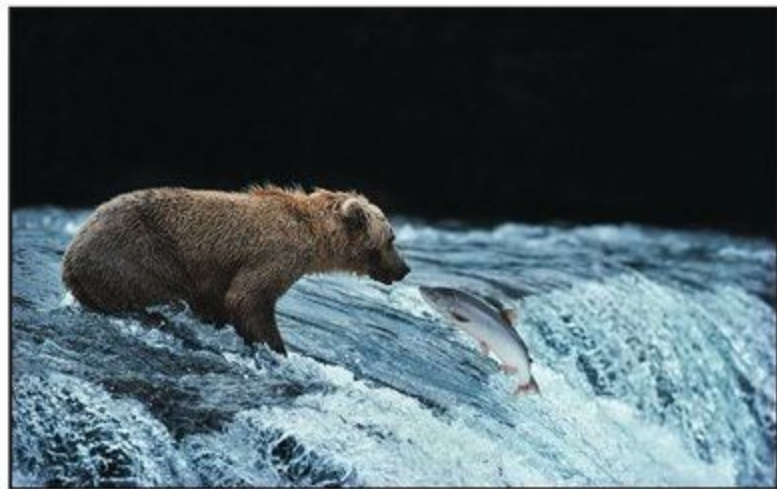
“趁着还有精力，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小老板旅途中回答欧逸文的话。当时，他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来欧洲旅游呢？”

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这其实也是困扰我许久的一个问题。为何要选择旅游？当我身处一群年过半百、社会地位中不溜儿的中国旅游者之间，他们身上时刻显现的那种如出一辙的举止会让人感到恍惚。比如常被诟病的“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

从“中式旅游”看中产阶级

●孙骁骥



星野道夫的摄影作品

遥不可及的世界

●〔日〕卫藤信之 ◎刘小霞 译

摄影大师星野道夫生前留给世人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踏上旅途前，我曾梦想用自己的镜头将全世界的景色如数收录。然而，在用观景窗窥看各地美景并一一保存于底片上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假如有一天我能将世上所有的景色都拍下，我大概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开心。因为我现在觉得，在当下，在这个瞬间，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不曾遇到过的风景，等着我与它们相逢。对我来说，这才是最棒的事。”

在星野道夫的眼中，遥不可及的世界远比触手可及的世界更加辽阔，他能在其中看见更多的希望和喜悦。不知、不懂、不能、不够……正因为有这些未知和不足，我们才能迸发出不断前进的力量。

（山 高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痛过哭过，方知幸福滋味》一书）

闪耀在屏幕上的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旅游过。

恰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大多数旅游者都会在不期而遇的任何新奇事物面前举起照相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拍照就是了。这样就使经验具有了固定的形式——停下来，拍一张照片，接下来继续前进。”仔细聆听她在《论摄影》中的经典论述，你不觉得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旅游者的写照吗？但实际上，她所指的是过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

这便是事情好玩的地方。今天的中国人和所谓的“中式旅游”，许多方面都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工人阶层。当年他们外出旅游时，最喜欢在景点拍照，而且一定是要在风景照片中把自己照进去。旅游照片上那种喜气洋洋的笑容反复向人证明着他们的阶层文化身份。他们喜欢具有“实用性”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一张照片——一份足以证明他们旅游过的证明，而旅游本身，则有助于直接证明他们成功迈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行列。

集体身份的脆弱与不安

事情已经清楚了，“中式旅游”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任何一个社会出现了阶层流动和社会转型时，自然会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当我们在普吉岛的海滩上拍了几张很有旅游度假

感觉的自拍照发到朋友圈时，只有你心里清楚自己其实已吃了好几顿方便面。但这时候你还得硬扛着，得证明自己有品位，自己的旅游是一趟“文化苦旅”，正如当年好不容易富起来的欧洲工人阶层试图用旅游照片证明自己进入了“小资产阶级”行列一样。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有效率的一次旅游。”欧逸文这样写道，有时，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高效率的“中式旅游”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些好处包括在更短的时间走更多的地方，迅速得到一张旅游的“证明”，路途中一定有机会疯狂“血拼”，对目的地的了解浅薄但足以成为日后的谈资，等等。所有这些“特色”我认为都有充分的理由得到谅解，因为那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无论是旅游还是待在家里，实用性和功利性早被我们自动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当拥堵到令人发指的十一长假实际上把旅游彻底变为了一桩行为艺术，它背后的人们隐隐透露出了集体身份的脆弱与不安，以及社会阶层认同上的焦虑躁动。“现代中国人的旅游，是基于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脆弱，或许能传递出中国中产阶层的某种缺失。

（Inari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时论中国·2015夏辑》一书，勾 犇图）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最不安全的是交通。

“我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绿灯亮时我以为该我走了，但看到几辆助力车横穿过来，我只好不动了。”这是很多刚到中国的留学生的感受。

有一个韩国学生和我一起过马路时，指着右拐车辆问我：“绿灯亮了，应该我们走，为什么这些车要走？”

我跟他讲：“大部分路口右拐车辆是随时可以走的，不受红绿灯限制。”

他惊讶地反问：“那行人不就很危险了吗？”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也很惊讶：“难道韩国右拐车辆也要按指示灯走？”他点头。后来去了韩国，我发现确实如此，人行绿灯一亮路上就是行人的天下。

有一个德国留学生，他急着去办事，我们借给他一辆自行车，他拒绝骑，因为他的头盔放在宿舍没有带来。还有一天他随身携带了头盔，仍拒绝骑我们借给他的自行车，因为车上没有安装尾灯、反光条。有一个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提出骑车带他，他惊呆了：“你不知道自行车不能载人吗？”他的话让所有人震惊，从此，大家再不跟他提骑车的事了。

我在国外也看到过各种不安全的事，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安全的。

在美国，我曾去过大学生宿舍。刚一进楼道，与我一起去的中国留学生马上吸鼻子、皱

眉头，她说：“又有人吸毒了。”

我吓了一跳，马上问：“要报警吗？”

她耸耸肩说：“可能只是大麻，不用管了。刚来时有人告诉我，但凡空气中有这种气味，就是毒品，我当时也吓了一跳。在与父母视频时随口说了这件事，我的父母紧张得要命，说和瘾君子住在一起，那还得了！瘾君子们犯了毒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为此整天提心吊胆，逼着我换宿舍。我和美国同学交流过这件事，他们觉得大麻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毒品，只是烟的一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只要沾了这些东西，就会成瘾，非常危险。”

在德国，随处可见供孩子们玩耍的游乐场，居民小区里有，商场里有，学校附近也有。我发现在这些游乐场里通常只能看见孩子，看不见家长，孩子们自个儿在里面疯玩。我见过一群孩子在沙坑里比赛扬沙子，他们把沙子扬得漫天飞舞，每个孩子都是从头到脚的

沙子，也没见有大人出来制止。孩子们发生争执、打闹，通常也是自己解决问题。初次让女儿与他们一起玩，我是觉得不安全的，慢慢地才适应。而那一阵子，不论怎么给女儿洗澡，她的床上总是有沙子。

在德国的学校里，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做各种游戏，孩子们跑来跑去玩得不亦乐乎。我有时候觉得孩子们跑得太快、打闹得没有限度，老师们难道不担心孩子会磕着碰着吗？难道不考虑安全性吗？

安全不安全

严文华





财务自由的幻觉

● 崔 鹏

工作之余，很多人都会幻想，自己实现财务自由以后该做什么。但所谓的“财务自由”真的存在吗？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达到财务自由的阶段了呢？

我记得小时候跟我妈聊天，她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是攒10万元钱，那样我每年可以得到7000元的利息，能过上很不错的生活。事情过去20多年后，即使我现在拥有100万元的存款，外加自有住房，光靠吃利息，也只能过相当清苦的日子，甚至还很可能晚景凄凉。

财务自由之所以难以确认，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很难预期长期的通货膨胀水平。除此之外，人们也很难预期未来社会的发展水平。你没法确定十年后除了现在的衣食住行，你还要支付哪些必需的生活成本，而那些生活成本的支付直接影响着你的生活水准。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会发

现财务自由的疑点。那就是，那些福布斯榜和胡润榜上的富翁，很少放弃工作，去过财务自由的生活。

我相信，一个人的可变现净资产如果超过一个亿，无论通货膨胀还是科技发展，都不会动摇他财务自由的可能性。但是，那些非常有钱的人中，很少有人真的会放弃工作去环游世界。

人们拒绝财务自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都认为要更稳健地保有现在的生活水平就得有比现在更多的钱。这样无穷尽地推导下去，大家永远有挣不完的钱，永远有操不完的心。所以，谁都不敢主动选择不挣钱光花钱。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放弃原有社会角色之后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人们需要用社会性衡量自己的生存价值。对公司人来说，这种衡量标尺一般就是钱。财富增长迅速，人们会感到自己活得很好；财富增长停滞，就会焦虑和颓丧。而在财务自由的生活中，人们的财富水平是逐渐下降的。除非你找到并且习惯

用其他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价值，否则，对这种生活会本能地受不了。表面上，人们都在追求财务自由，但所谓的财务自由的生活对人们来说其实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

（林冬冬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6年第40期，小黑孩图）



一位朋友放学接孩子时，发现孩子受伤了，卫生老师已经处理了，膝盖处贴着一大块胶布；裤子摔破了，老师给她换了一条。从裤子破损的程度和上面的血迹来看，孩子伤得不轻。我看到后很吃惊，想着朋友一定会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结果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卫生老师很专业的。24小时后我带她去药店换一次胶布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会，一天晚上参加完活动从宾馆出来，因离住地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路，所以想走回去，门口的保安却

拦住我和同事说：“建议你们坐出租车回去。晚上走在大街上，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袭击目标，太不安全了！”第二天，我们大白天去约翰内斯堡市区逛，路上向巡警问路，他不仅指了路，还非常严肃地跟我们说：“建议你们把照相机和地图放进包里。现在你们这样一手拿地图，一手拿相机，是在提示别人你们是游客。”

散漫的我们顿时心生警惕，一下子收敛了许多。

（刘 振摘自《大学生》2016年10月上，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



你想试试“慢就业”

◎王小妮

我教的最后一届大学生已经工作两年了，而最早毕业的是在2009年。不久前，为《上课记》的再版，我请他们中的二十几个人写写进入社会这几年的感受，发出邀请不过10天，收到19篇短文，涵盖了从2009年到2014年毕业的6届学生。

恰好，刚收齐他们的文字，我就在网上看见一篇提倡“慢就业”的短文，读后有两个吃惊：

首先文中说，2016年等待就业的各类学校毕业生约有1000万，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另外，短文作者能那么轻松地讲出一通大道理：许多人的择业观正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恪守“毕业即工作”的传统模式，而是选择暂时游历、陪父母、了解市场等，成为“慢就业”一族。

可是，究竟谁承受得起这种慢？

大四的焦虑

我手里保存有5张明信片，都是同一个女生寄来的。她读书时，一到假期就去旅行，漠河、鼓浪屿、张家界，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寄一张明信片给我。最后一张寄自她毕业那年：“我毕业了……其实现在心里依旧忐忑，但是我会勇敢面对未知的一切！”

从此我再没收到她的明信片，一毕业她就去工作了。

在学校里，她是个有主张的姑娘，大二时选什么代表，学校统一发了印好的候选人名单，她没给名单上的任何人投票，而是投了自己一票。在新发来的文章里，她说她现在“沉默而安全，小心翼翼地过每一天”。

如果当初她没有去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普通家庭的子女从小到大一直读书，读了16年，都是伸手向父母要钱，终于熬到能自食其力了，哪儿敢拖着不工作？

这个女生去了南京，最初和10个人合租一间房子，5张架子床。除了床，再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月收入3000元。

我们都知道大学的4年时间，大一最浪漫，大四最焦虑，凡是有点能力的家长都会早早动用关系想办法，他们的想法很直接：读书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就业，这么大的事父母哪儿能不管。但更多的家长无力帮手，虽然着急，也只能鼓励孩子自己出去闯。

另一个女生毕业后带着2000块钱到了北京，先投奔亲戚，住在南六环外，坐10多站公交车才能到达进城的地铁站。每天都会产生花销，她又不想向乡下的父母要钱，这种时候能不急着想找工作？“慢就业”，想都不敢想。

顽固的社会心态

怎样对待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是判断一个社会是正常还是畸形的试金石。

常听做老板的人抱怨刚毕业的学生能力差，更常听年轻人说被单位领导随意差遣、克扣工资。大学毕业生实习期间没有报酬，甚至有的要给实习单位交钱。

有个学生写到他第一天上班时的情景：

下班时间到了，看看别人都埋头忙着，我当然不敢走，两个多小时后才跟着大家离开。路上轻声问同事工资到底是多少？

同事说：一个月1500元。

这是在北京呀，我接着问：说的是3500元呀。

同事说：那是理想工资，固定工资就是1500元。

我给老板打电话问：说好的工资不是3500元吗？

老板说：到了月底，算上提成的话应该有吧。

对新人严苛的最直接理由是新人没工作经验，无论你读过多少书，工作经验像山一样挡着。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当然首先要急于攒资历。一个新人得有多大的定力、多强的后盾，才能不去找工作，慢悠悠地去旅行，去陪伴父母，去了解市场？

一个学生从海南岛坐一夜



长途大巴到深圳应聘他的第一份工作，笔试还没开始，先通知他签字领 500 元路费补贴。这让他很意外，这是他二十几岁的生涯里，从父母以外的人那里拿到的第一笔钱，而且是无功受禄。他很感慨：“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这种善意的温暖，让人心生好感。”

之所以觉得意外，是因为有悖于心知肚明的常态，无论这常态多么无情无理。

谁敢慢下去

一个已经工作了 6 年的女



生，从海南岛到山西再到福建，换了好几份工作，现在在福州，和进城打工的父母弟妹住在一起，她说：

在学校时我还是他们的骄傲，工作后，挣微乎其微的工资，社会似乎总在排斥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别人都能适应的准则，我却永远无法适应。内心的悸动与现实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常常使自己活在羞愧与自责当中，无法给父母长脸，也无法让自己心安，每

天就像活在夹缝之中，不知道怎么突破，找不到出口。

后来看到有人说：要认识你自己，要尊重自己的想法。我才发现，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连自己都找不到。

她的弟弟做汽车销售，每天很辛苦，她劝他找点喜欢的事情做，弟弟不屑。问他喜欢做什么，他说他喜欢挣钱，挣很多的钱，把亲戚朋友都安到自己开的公司里。她对弟弟说，钱也不是最重要的，可以找找自己的兴趣。弟弟不耐烦了，回了她一句：

“搞得自己好像有多懂似的，你现在也是要 30 岁的人了，看看你自己混成了什么样，还来教我。”

她说自己确实混得没什么样子：

毕业 6 年，身边的同学、弟弟妹妹们都开始变得成熟稳重、适应社会，只有我，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不肯融入，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从小被教育要为父母争光，为学校争光。只要学习成

绩好，就能让父母脸上有光；走上社会后，就会有一份好工作、高收入。

不过 3000 多元的收入，念了那么多书，也只是刚能养活自己，所以，没读过大学的弟弟才底气十足，她才自觉惭愧。在这种时候，她如果放弃福州月薪 3000 多元的工作，去旅行，去陪父母，去慢慢了解市场，谁都会说她太荒唐。

事实上人们早习惯了一切都用钱来衡量，没钱只能争分夺秒去挣，有钱则可以躺着享用一生，一切好像都和钱多钱少有关，和速度快慢无关。

不踏进就业的滚滚洪流，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即使现在能靠得上的父母也将会老去，完全无力帮忙的父母还盼望靠进了城的子女安享晚年。

一组数据很能表明这股洪流的压力：

2001 年全国本科毕业生是 115 万，到 2016 年本科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 765 万。

即使工作了，压力依旧大，一个在香港读研后在北京工作的女生说：“在这里活成一个普通人，我就输了。”

为什么输，输在哪儿，她也说不清，但她知道她二十几岁的生命里经历过什么，这些东西累积在一起压向她，让她轻松不起来、快乐不起来，她只能跟上这股洪流的滚滚节奏，一时一刻不敢怠慢。

（去日留痕

摘自腾讯《大家》栏目，本刊有删节）





自然需雕饰

◎张佳玮

中文有个词，叫“风景如画”，类似词句，还有“不堪入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喜爱的风景，并非真实风景，而是经过提炼的理想化的风景。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浮世绘流传到法国，激发了印象派。印象派的诸位大师太爱日本浮世绘的风景画了——所谓名所绘——于是千方百计，要找到符合自己想象的自然风景。比如，莫奈有了点钱后，就去吉维尼自己造宅子：栽种花木，引来河水，开掘池塘；把艾伯特河改道数百米，生造了个不规则椭圆形的池子。还嫌不过瘾，他在水上特意修了座日式拱桥，桥被漆为绿色，跨越池塘。水菖蒲、百子莲、杜鹃花科的观赏植物和绣球花环池而生，柳树和紫藤悬垂水面，让水的色调更趋深蓝，水面漂浮着粉红色的睡莲。

凡·高没莫奈那么有钱，但他还是爱日本画。他买了大堆浮世绘挂在家里，还给兄弟写信，自我陶醉地说：“我都不需要去日本，一睁开眼睛看到画，我就在日本了！”后来他大概也觉得这样挺怪，就跑去南部的阿尔勒，一住下来，便爱上了这里。那是1888年的夏天，他写信给高更，哄他一起来阿尔勒作画：“我永远都不能忘却初到阿尔勒的心情……生活在这里，就像是在日本！”还真把高更哄来了。

所以自然景观，仿佛一个遥远的大梦。你无法生活在一个地方时，便会下意识地构造一处类似的自然环境。19世纪末许多江南士子初到香港，全都住到山腰上，种榕树和芭蕉，以制造一种犹在江南、嫩绿可爱的感觉。同理，墨西哥南部的白色西班牙式建筑和美国弗吉尼亚州那些英格兰式建

筑，现在被当作殖民地风格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其实无非是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不甘心生活在此，念起故乡来了。

人们总有一种幻觉，即自然是美好的！人工机械太可恶了！热爱自然的人，脑海里勾勒的是以下情景：无边无际的田野与花海、清澈的湖水、青草如茵、绿树如盖、空气清新甜美、阳光温暖柔和，让你拍照都可以不用滤镜。具体起来，可以是热那亚的海湾、荷兰的风车、非洲阳光下的白色海滩。赏玩够了这些风景，还得加上无污染的鳕鱼、野地放养的土鸡、刚挖得的松露、自家酿的葡萄酒。

啊，多么美妙的自然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去到荷兰，会发现那里的田野垄沟，线条笔直，绝非自然。荷兰人会告诉你，他们摆风车不是为了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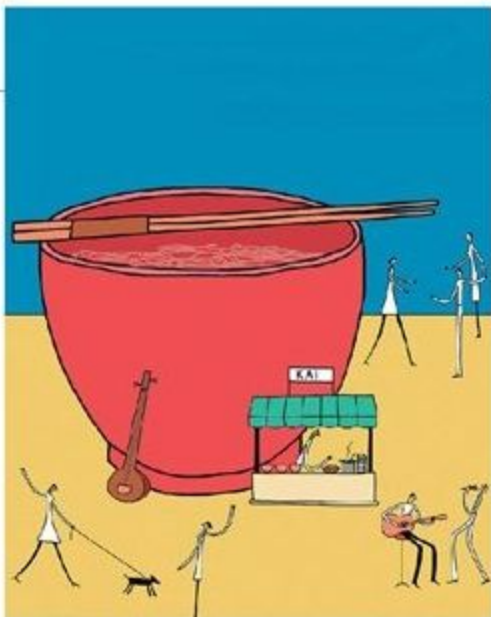


每个人，只要参与社会生活，就会拥有强连接和弱连接。

在强连接的圈子里，比如亲朋好友，因为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彼此传递的信息具有同质性。而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弱连接，因有着不同的资源，彼此交汇，就会带来新鲜的异质信息，和随之而来的新机会。

社会网络学专家罗家德教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美国波士顿有两个社区。一个是意大利社区，强连接特别多，你请我吃饭，我去你家玩，很有人情味，最后，一个个小圈子便建立了，整个社区形成了很多孤岛状的断点网络。另一个是德国社区，大家相敬如宾、平淡如水，形成了一整片连在一起的弱连接网络。

有一天，政府决定要重新规划都市建设，两个社区都要被拆。意大利社区群情激愤，



弱连接 与 强连接

◎周冲

甚至组成敢死队阻止拆迁工人，最后还是被拆了。德国社区的居民则平静很多，他们组成志愿性团体，动员了各种关系，有人去找媒体，有人去市政府游说，有的人刚好认识市长。最后，德国社区没被拆。

前者是使用自己的力量，后者是扩散自己的力量。如果只有强连接，社会网络就会被独立成众多的孤岛，可以被各个击破；而弱连接首尾相连，形成一张大网，可以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各司其职。强连接会带来亲密，也带来爱；而弱连接，因为可以提供路径、获得信息、占得先机、推荐和控制利益，所以，会带来机会，也就是带来钱。

在生活中，希望大家看清，不同的关系，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走向，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对象。比如合作与工作，就考虑弱关系的伙伴，因为，这会让成功率更高；而散心与放松，则与强关系的亲友家人在一起，因为，这会让你更幸福。

（影踪摘自微信公众号“周冲的影像声色”，本刊有删节）

适好看，而是为了对付水流；他们田野上那些垄沟精确的直线，并非凭空而来，乃是精心规划而成的；荷兰如今的平原风土，是过去几百年间，国民不断清除淤沙、打猎捕鱼、建筑堤坝、制造风车、开运河、造船舶而成的。殆人力，非天授。

热那亚海湾著名的五渔村，海岬上酒店的老板娘也会告诉你，这些悬崖上的酒店，可不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这里的人民放弃了工业开发，以保持海湾纯净；放弃了交通便

利，靠邮车在山道上往返递送物质，靠小火车连接各村交通；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里，谨慎地添加着各类便于游客生活的细节。而在此之前，这里只是片人迹罕至、地势险恶、渔民都觉得过日子艰难的海湾。

伟大的凡尔赛，如今依然保留着华丽的花园。当日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造小特里亚农宫时，请诸位贵妇人一起赏玩，贵妇人都赞叹自然真是美妙，巴黎老城就太杂乱了。安托瓦内特王后含笑说，她也

只是利用自然，建造了一个“树林的客厅”。说穿了，英国与法国伟大的庭院，也是一种工业产品，是被修剪、移植、摆弄过造型的产品。

真相是，世上并没有纯粹美好的自然。大部分的自然环境，若非人类加工整修，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更谈不上美丽，更多的是荒凉与危险。就像一个看上去素颜天然的美人，你不知道她为了保养成这样，耗费了多少气力呢。

（秋水长天摘自《新民周刊》2016年第4期）



庸臣焉知亡国痛

●王学斌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是从基层做起，仕途蹭蹬，于户部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仕途虽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工作勤勉，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桐平日里经常赴翁府“回事”“画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尽收眼底。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大臣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差。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被遣送回籍。那桐听闻此事，犹遭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送翁师南旋也，送者数十人。卯正一刻，

翁师揖拜登车，同有别离之感。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须有大树庇佑。那桐自然深谙此道。经过一番选择，那桐发现荣禄最靠谱。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高贵，二是跑官能力一流。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其精明、城府甚深，但有一致命缺陷——贪财。有一回，那桐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桐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显见其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桐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衙门大臣。孰料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政坛权贵，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庆亲王奕劻。

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是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佑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之信任，才是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祇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此后，慈禧对那桐更是恩宠有加。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寿殿汇报工作。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



“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句“全依仗你了”，对于那桐而言，既是条托孤令，更是颗定心丸，意味着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无人能撼动。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苦心经营，那桐内有慈禧当靠山，外有奕劻为同党，可谓打通了天地线，迎来了其宦宦生涯的“美好时代”。

二

官运亨通，那桐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一手抓权、一手捞钱。那桐的聚敛之道，无外乎两条：卖官鬻爵与开设当铺。

前已述及，那桐从底层爬上高层，除却能力过人，更多的是凭借财神开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枢，一切仿佛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重复着他年轻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层官员登门拜师，求取官位，献银自是络绎不绝。

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鹤亭以候补道待分发，经人引介谒见那桐。几句寒暄后，那桐便吩咐门下书办做东，邀冒前往一僻静处吃饭。席间，书办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当时政以贿成，每个官职价码不同，谙于此道者除立字据按时报效外，还答应酌予那府书办们若干好处。冒鹤亭一介书生，懵然不知书办做东，意在交易，只是连连举杯称谢“那中堂恩典”而已。书办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懊丧地说一声“怠慢”，即掉首而去。过了几日，冒鹤亭经友人点拨，弄清其中底细，再度赴那府请谒，竟被拒之门外。

那桐积聚财富的另一手段，便是开设当铺。那桐任职户部多年，深知当铺一本万利，乃致富之捷径。自从掌管银库，那桐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从此正式进军当铺业。

那桐先后收购了灯市口等繁华地段的当铺，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按那桐所记，一个小小的玉扳指，当存四个月，即可净赚二百四十两。当铺收益之丰着实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经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揽权，最终弄得官场如商场，商场似官场，鼓了自己的腰包，亏了朝廷的国库。“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信夫！

三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聚敛巨额财富，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那桐其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桐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一只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方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

一次，那桐赴日本参加完博览会，归国之际，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比如一回那桐赴庆和堂给同僚志小岩做寿，“呼林桂生、小金弹



图为那桐日记正文，文中可见春节时那桐拜会翁同龢、曾纪泽等朝廷重臣的记录。



琵琶唱《玉堂春》，苏曲绝佳。小金复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桐对于戏曲，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做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

同时，袁还从那桐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结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四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且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后”锐气十足需磨炼，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袁世凯蛰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职，善耆难获重用，铁良屈就闲差……朝堂之上，放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亲贵见用、贤才见弃，一旦有变，朝廷自然遭遇无人能信、无人可用之尴尬。

那桐身处此危局中，除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便是与徐世昌谋划袁世凯出山事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据城戕官，鄂都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

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待袁世凯甫一回京，那桐当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见。此后，袁、徐二人与那桐之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九月廿六日袁总理组织内阁成立，由袁总理召见，署名矣。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过从频繁，定是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这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痾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桐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美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醒，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通览这百万余言，人们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古尔丹摘自东方出版社《最好与最坏的时代》一书，本刊有删节）

北京人怀念消失了的故都风俗，爱看描绘旧时街头平民生活的图画，其中总少不了路边的那些剃头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理发店少，理发和洗澡是生活中的两大难题，我一个月只洗一次澡理一次发，因每次理发和洗澡要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有时先拿了号，再去办些事回来，还没轮到号；如已

过了号，要追挤进去，便有一番争吵，似乎同去医院候诊一般紧张。

今日的北京发廊林立，就我住所附近，每一条小街都点缀着多家理发店，店里的理发姑娘口红擦得绯红绯红、眉毛描得炭黑炭黑，案上那些花里胡哨的瓶子里盛着各式各样的液体，经过玻璃的耀光、镜子的反射，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我似乎感到面对什么陷阱，不敢进去。

暮年，是时间的穷人，我吝啬，每付出一时半刻都得计算计算，不肯在理发上抛掷光阴，往往很久不理发。近年在住宅区附近的树荫下、马路边又出现了剃头摊，剃头的为挣钱，被剃头的为省钱，无意间合作重绘了故都风光。有一回我陪老伴散步，她走累了，就在路边树荫下歇脚。恰好旁边一个妇女在给人理发，理发的和被理发的彼此还聊天。理发的妇女说她是到了年龄不得不退下来，她理了一辈子发，如今闲着没事，舍不得放下刀剪，挣钱倒是其



吴冠中与夫人朱碧琴

理发记

◎吴冠中

远去了，老伴对我说，你的头发早该理了，就在这儿理吧。我点头同意。理发的妇人发现我的头发理得极难看，她说已理得这么糟，一次还纠正不过来，要再过一个月第二次理时才能完全表达她的操作要求。我平时不照镜子，不看自己的面貌，更不注意什么发型。等她理毕，老伴一看，说的确理得不错，比店里理得好多了。更意外的是，她只收3元理发费，我们过意不去，想多付些，她坚决不收。

过了一个月，又该理发了，我真的又去找她理，她也清清楚楚记得我上次由她理的情况，大概对她的顾客她都心中有数，谁什么时候又该来了，像医生熟悉他的病人该服药的时间。此后她成了我的固定理发师，我理发必定去找她。最近我又去，一面被理发，一面听她谈市民生活的琐事。我说琐事，其实是人们的大

事。理完发我站起身离去，见她将地上的散发扫成了堆，是一堆灰白色的发。

（步步为营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吴带当风》一书，吴冠中图）



打卡风波

甲：“公司考勤罚得狠，为了不迟到，我偷偷把公司的打卡机调慢了半个小时。”

乙：“后来呢？”

甲：“后来我就早退了。”

领导的记性

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新同事，新同事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和老板说：“老板啊，我姓齐，‘齐天大圣’的‘齐’。”

第二天，就听见老板打电话给他说：“喂，小孙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懂了

每次老师讲完课都会问：“同学们都懂了吗？”

学渣们都会默默地说：“不懂。”

老师很生气地说：“不懂，猪都懂了，你们还不懂吗？”

然后就看见一群学霸笑得很开心，真不懂他们有啥好高兴的！

工资

和一个朋友吃饭，我问他现在工资多少，他默默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说：“两千？”他摇头。

“两万？”还是摇头。

我问他到底多少，他不紧不慢地说：“一千一。”

家庭矛盾

我妈在数落我爸。

十分钟之后，我爸来到我的房间，开始数落我不收拾房



间……两分钟后，我妈也加入了数落我的队伍……

五分钟后，我爸我妈言归于好……

专业躺枪二十年啊。

银行

问：“什么是银行？”

答：“就是你欠它5分钱，5年后会变成600块；你存5分钱想变成600块，需要2560年的地方。”

感人纸条

问：“你上学时收到的最感人的纸条是什么？”

答：“AACBB、CCBDA、ACBCD、BBDAC，大题等一下。”

婚姻情况

一个年轻女子向某工程公司申请职位，表格前几栏很快填妥了，到“婚姻情况”一栏时，她犹疑了一会儿，才写上“有希望”。

游泳

两个报名参加海军选拔的年轻人被问道：“你们会游泳

吗？”

他俩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回答说：“怎么回事，难道船不够用吗？”

冰箱为什么会有灯

妈妈：“睡觉前不能吃东西了，你太胖了。”

女儿：“如果夜里不应该吃东西，冰箱里为什么会有灯？”

为什么

幼儿园老师为了测试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问道：“如果有一个男童的右颊肿了，你认为到底是为什么呢？”

静了一会儿，小宝站起答道：“不是他牙痛，就是他爸爸是左撇子。”

爷爷

今天老爸要我去相亲，我说不用了，你就要当爷爷了。

老爸很惊讶地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的对象？”

我说：“没有呀，你不是种了几棵葫芦吗？我看快成熟了……”

抄作业

抄作业其实不叫抄作业，语文上说是借鉴，数学上叫类比，地理上是迁移，生物上是转录，物理上是参考，历史上就是文化大一统。

重量

问：“50公斤棉花和50公斤女人，哪个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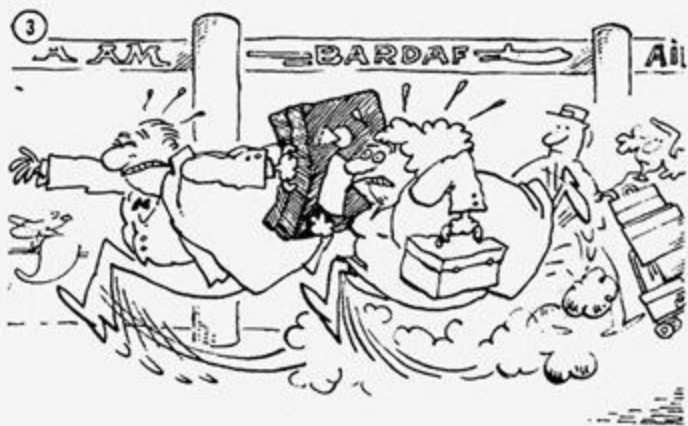
答：“女人，因为女人会谎报体重。”

（晓杰等摘）



飞机旅行的幽默

● [美] 瑟吉奥·阿拉贡斯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经济学视角下的战争

● 庞 溟

如何用最少的经济学原理来诠释过去千年的军事史？在《城堡、战争与炸弹》一书中，经济学教授于尔根·布劳尔与历史学教授休帕特·万·蒂尔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打翻奶桶还是杀死奶牛

“二战”时盟军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很好地说明了边际效益递减原理。在1939年12月到1945年5月的66个月中，盟军空军对德国的10个战略目标投下了755531吨炸弹，旨在通过战略轰炸对敌人发动战争的基础——战争物资生产、整体经济，以及普通民众的士气——进行系统毁灭性的打击。由300名文职雇

员、350名军官和500名士兵组成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指出：“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关系就如奶牛和一桶牛奶的关系一样。战术轰炸就像打翻奶桶，让敌人无法立刻得到补给；而战略轰炸就像杀死那头奶牛，使敌人彻底陷入绝境。”

让人惊讶的是，战略轰炸显然并未对德国的战时生产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德国的武器生产量不减反增，甚至在战争最后一年也是如此。按照英国皇家空军的调查，盟军每月成千上万吨的投弹量，换来的只是德国战时生产潜力下降2到4个百分点而已，德国飞机生产在1944年甚至达到39807架的峰值，而盟军在

1944年10月对德国投下了50465吨炸弹，是1942年5月154吨的328倍！

从理论上说，美国海军的诺顿投弹瞄准器可以将平均轰炸误差缩小到30米，以致在战时漫画中投弹手可以问他的导航员：“地址是莱比锡斯特拉106号还是107号？”但在现实中，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平均每4次攻击才能有一次把炸弹扔到距目标8000米以内的地区；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这一比率更是骤降到1/20。由于乌云遮蔽，必须靠低速盘旋、肉眼观察投弹目标而容易被德国空军击落，或缺乏导航设施而无法找到指定目标等原因，盟军不得不将精确轰炸改为区域轰炸，将在易受攻击的白天





空袭改为在晚上空袭，这对更好地定位轰炸目标毫无作用，也无助于提高轰炸效果，甚至让德国工人的士气与热情变得更加高涨。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未能“杀死奶牛”，而只是不断“打翻奶桶”。向“奶桶”射击确实会使“奶牛”心烦意乱，停止或减少“产奶”。然而，伴随着边际效益的递减，“如果第一颗子弹打洒半桶牛奶，第二颗子弹打洒了剩下半桶的一半，第三颗打洒了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当资源使用量乘以3，从1颗子弹到3颗子弹，洒出的牛奶数量从1/2递减到1/4再到1/8”。两位作者由此得出了让人倍感沉重的结论：抽象的生产理论居然能在这个极其现实又血腥的战争世界中找到用武之地，这令人惊讶。然而对战争双方而言，若能早点知晓该理论并听从它的教诲，那么战争可能会更早结束。

施里芬计划与经济学原理

德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订的施里芬计划，希望利用俄、法两国总动员速度的差异，在日后陷入双线作战态势时，先在东线以1/8的兵力防守俄国入侵，并尽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线包抄进攻法国，计划用6个星期击败法国后，将军队尽速调至东线以迎击俄国的反击。这一惊人而大胆的计划，简单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满风险，它的付诸实施让萨拉热窝的一颗子弹引

发了“战争中的战争、最后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重塑了整个世界。

对施里芬计划的坚持，必然使德国将其资源用于单一的方向：对法作战的速战速决导致德国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德国的资源也不足以支持大军从陆地上入侵俄国或者建立一支能与英国相媲美的海军。在两位作者看来，“所有这些实际发生的情况都不意味着德国的决策者错了，它仅意味着他们在选择一个选项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其他选项”，这就是机会成本原理。

德国的决策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是比“不开战”更廉价的选择，如果早日开战，战争的收益将超过风险和成本，拖得越久情况越糟。此外，他们还认为将法国卷入战争不会提高德国的战争成本，既然法国必然会帮助其盟国俄国，所以能够选择的并不是是否选择法国作为敌国，而是是否应先攻打法国。在这两点上，德国人实际上采用的是权衡其行动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计划生效，德国的领导层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替代：击败法国和俄国是突袭英国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战是依靠海军的替代，速度是时间的替代，这就是替代原理的运用。

计划实施过程中，德军在西线投入更多的部队，却未能相应带来更多的优势。新的作战形式——堑壕战的出现以及

地理地形的影响，抵消了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增加的部队越多，在军事上能额外产生的益处却越少，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效益递减原理。

德国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发动战争：一方面，德国认为如果德俄战争爆发，法国将会进攻德国，但现有证据表明，这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德国相信英国将不会加入战争，或者说即使英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介入，德国政府依然选择不相信这点，以致德军在比利时遭遇英国远征军时大为震惊，这些都是不对称信息原理的例子。

德国名将亚历山大·冯·克鲁克指挥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受命以梯队形式跟随友军第二集团军，但克鲁克在没有通知司令部的情况下选择了以突进的速度前突。这一委托—代理问题，让谋求速胜的德军与法军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防线僵持，德国由此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绝望的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而色苍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们输掉了战争。”

一份基于纯粹概念的、完美主义的天才作战计划，却由于种种错判和失误，最终落得纸上谈兵的下场。用19世纪初普鲁士参谋总长冯·格罗曼将军的话来说：“花几年时间在办公桌上制订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纯属胡闹，那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

（蒙克摘自《经济观察报》，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有声有色有山河

●邓康延

前言

蔡元培想用美育替代宗教，丰子恺提倡艺术建国，这话大胆，能惊飞鸟、落梅花。民国的美育，曾在战乱贫困中韧性绽放，却又被时间的尘土掩埋，唯余暗香。

十年前我趁去腾冲拍摄远征军老兵纪录片的机缘，发现了民国老课本和课本后面的先生，那是民国历史的两个侧面，随后我做了两件事：与《读者》联合出版了《老课本新阅读》，制作了纪录片《先生》并延伸为辐射两岸的展览“先生回来”。在二者交集处，我又看到他们身体力行的美育。

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变得敏感，而美育尤能激发心灵视听。丰子恺师从李叔同学音乐绘画，就是民国艺术教育的样貌，环立琴旁或写生旷野，达观又惊鸿，在世俗生活中以仪式感向美朝圣。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

梁。”

先生所编纂的中小学音乐、美术课本，是历遭战乱焚毁的家园中斜刺里生发的花卉。童年有声有色，成长耳聪目明，当年受此熏陶的孩子定不会焚琴煮鹤。精神贵族与痞子流氓相隔一条文明的大河，不谙水性的救人和自救，都会被淹没。水性得之于艺海里的浮沉浸润，假以时日，就能如鱼得水，融入文明大河。

我搜罗到的各类音美课本，常有容颜破损、翻阅落屑，如同故人久别重逢，华发早生，相视无言又万语千言。那一刻我顿觉当年的新生活运动在而黄肌瘦、烟熏火燎的战乱里，倡导卫生健康审美，是何等可笑。

民国的学校大致三分：国立、民办、教会主办。学校里的音美教材内容也呈三分：传统古典、西方经典、当代新创。对于艺术育人，几方多有相通之处，在竞争与互补中各呈格局、缤纷一时。任何垄断都是百花齐放的死敌，最终也

无法一枝独秀。

编纂课本的先生们弯下腰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孩子们就可能更开阔地仰望星空。那时各出版社的各科教材似有共识：撷取身边事、时令景、当下的人，让课本的边界通融现实，春秋冷暖、世界黑白、生存苦乐，以艺术表现感知。在国文、修身、常识、公民教育的课文中涉及的题材，在音乐、美术中也多有呼应。于是我在广集的上千册各类教科书中择取了近百个最常见的主题，譬如母爱如衣、故国海棠、纸鸢天高、艺术的羊、蚁动心随、行舟少年、造屋之法、梅菊书友、渔翁优哉、师生问答、一灯如友、聚合别离、踏青寻秋、雪泥鸿爪、蛙鸣荷香……将各科打通，聚拢课文、歌曲、图画以及视频，一个主题，多元表达。虽是管中窥豹，可感大风呼啸。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作品和审美，好的艺术穿越时空，直抵心灵。山河，在有声有色、绘声绘色里，可以雄阔千仞，



也能纤细一茎。大风袭来，岿然不动是壮美，随风摇曳是柔美，于无牵挂处还有静美。毕竟，我们与先贤们看到的是同一片土地上的青草小溪、白雪红梅，是万物生长的欢喜和忧愁。江湖够大，难于尽往，可偏偏能够“门前溪一发，我作五湖看”。

先生们天性平和，六艺藏身，心忧天下，竭力要向后生们传递美育的初衷——它是喜悦入世的角度，也是斧正丑陋的方法。高端处，“眼中沧海小，衣上白云多”；低潮时，且将那眼前草木丘壑引以为友，共渡难关。

当下学校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学的主课，扩疆掠土，音乐、美术、体育几无立足之地。美育之于生长，是气质的培塑，是潜移默化的提振，是一生情商丰沛的受用，焉能以分数围城？

我冀望在华人圈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上的专栏，能够插上美的翅膀，为自古就崇尚美的



国度，撩动一缕和风。

听不尽晚风拂柳笛声残，
翻不尽夕阳山外山。

美是善良

尽管东西方先贤对人的善根起源看法不一，但对善果的渴求从无二致。民国的教育洋溢善意，美育中更多慈爱，因为艺术本就是愉悦身心的。

对一个初入世的孩子，万物皆见灵动。羊羔落水母羊会

咩咩求助童子，蜻蜓坠落蛛网时期待风雨助它重回生天。生命原本是相通的，人与动物的世界里，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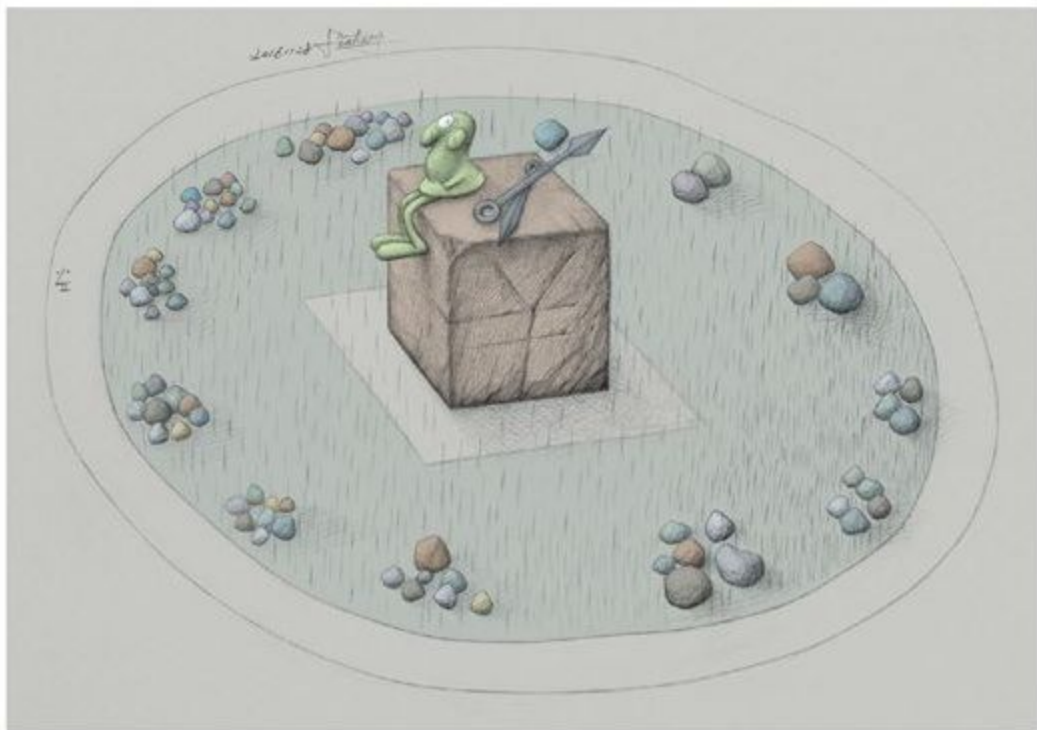
同情心、同理心，化作哲理格言，西方是“当世间有一个奴隶，谁都可能成为那个奴隶”；东方则是“将心比，同一理”。善良如冬日太阳、戈壁小溪，是自自然然的本色流淌，坦坦荡荡的天下无敌。

18岁那年，我下乡在陕西三原县马额公社插队。夏日从县城买书回村，旷野大雨，无处可躲，背朝天护着腹部的书，直至雨停。路过一村，檐下拧衣，大娘邀我入家门，帮我烘衣，嘴里念叨着“西安娃下到咱苦地方恹惶得很”，随后端出一碗而来，我礼貌性推辞一下便狼吞虎咽，拨拉到一半我停住筷子，发现碗底埋着个荷包蛋。在人干一天活的工分不如老母鸡卧一会儿的陵马原上，一位陌生的农家大娘向一个困于风雨的知青，轻轻地端出一份善良。

许多年后我做杂志拍纪录片，不断接触到远征军、民国先生、黄埔生、虔贞女校……我发现任何时代总有一大片敦实的地基支撑这个苦难民族，那些绵延不绝的悲悯与善良。再后来我从国文、修身、音乐、美术的老课本里，发现善与美的教育源头。

我会在夕阳西沉中遐想，明天的太阳当然会亮堂高照，那枚太阳是卧在重重山冈后的每一辈人都有的一枚鸡蛋。





富人为何越来越忙

●波波夫

在过去的十一长假，你是窝在某处海滩发朋友圈，还是在埋头加班？如果是后者，恭喜你，你已经具备“高净值人群”的一项重要特征——忙碌。

在创业人群中，7×24的工作时间已然是新常态。尽管研究表明，员工超负荷加班并不一定能为公司带来销售额和利润的必然增长，但很多企业家还是选择了工作狂式的生活：苹果公司CEO库克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工作，史玉柱则喜欢在凌晨三四点开会。

忙与闲的选择

与大部分人的常识有所背离的是，全球范围内，不仅是创业者、大企业家，整个富裕阶层的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周薪在1381美元以上的美国人每个工作日的平均工作时长长达8.55小时，比周薪在560美元以下的人要多出近半小时。而在超过25岁的美国人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比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每天的休闲时间平均少近1.3小时。

中国尽管缺少国民日常作息时间安排的官方调查数据，但是仅从“春雨医生”创始人猝然离世在创业圈引发的哀悼来看，中国的新富人群同样承受着超强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从一些社会零星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知、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调查显示，2009年，北京地区的政府机构和企

业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其中，企业经营者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周工作时间都在50小时以上；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成白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46%的受访者平均每周要加班1~2次。

十多年前的记忆

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在一本书中描述了当下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状态——终日奔波劳苦，却仍然过不上富裕生活，甚至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门仓贵史创造了一个名词来称呼这帮忙碌而绝望的人：穷忙碌族。在信息革命爆发之前，忙碌一直是劳动人民的表征：无论是中国《诗经》里描绘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中伐木工的怨愤，还是卓别林电影里流水线上工人的麻木，底层人民辛劳一生却食不果腹。

相反，地主、贵族、资本家则终日悠闲，就像是18世纪《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这样的富人，一家五姐妹终日不是在打听舞会传闻，就是在奔赴舞会的路上，更不用提像男主角达西这样年入数十万英镑的“钻石王老五”。与简·奥斯汀相隔半个世纪的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其名著《南方与北方》中一扫奥斯汀的乡绅田园风，代之以轰轰烈烈、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蒸汽时代，书中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不再是依靠祖产的文艺阔少，而换成了脾



气暴躁、时常抡起胳膊和闹事工人干仗的纺织厂厂主，那正是贵族式微、资本家兴起的年代，蒸汽机的出现使得财富的流转除了代际传递的渠道之外，还开拓了白手起家的可能。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开端都是富人忙碌的开始

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通过创业的手段，快速积累财富跻身富裕阶层，而大批没落贵族则坐吃山空。在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依靠工业起家的人们迅速取代依靠土地发家的贵族，成为富裕阶层的主体，工业新贵的后代又重复地主阔少的纨绔，于是富裕阶层再次贴上悠闲的标签。这一切直到信息革命的爆发，才迎来又一次的循环。如今，代码取代了蒸汽机、电力，成为新世界的权力钥匙，当金矿不再埋藏在地壳深处，而寄生在一堆代码之中时，程序员、工程师、产品经理控制了时代的点金术。

时间，对于科技新贵来说就是一切。山姆·沃尔顿花了近40年时间，把沃尔玛打造成世界第一大零售商，然而杰夫·贝佐斯只用了10年，就把亚马逊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有商店；Facebook股票3年涨了6倍，而埃克森美孚石油股价则横盘多年，互联网一代的公司也因此被冠以“快公司”之名。对科技新贵来说，每一分钟的休闲时间，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机会成本流失，这就使得在办公室里加班成为比休

假更接近经济理性的选择。

比经济利益更能驱动工作的是乐趣。如果不能从忙碌中获得巨大快感，工作狂必然失落。与卓别林时代的乏味工作不同，现在，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正在被机器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要的是知识和创意。一如德鲁克在六七十年前所预测的，人类社会必然进入到知识社会阶段一样，从工程师、程序员到心理咨询、旅行规划师，无不大量专业

知识和兴趣支撑，正是知识、兴趣和职业三位一体的结合，使得当今大量的创新工作变得不仅是获取报酬的一个职业手段，更是个人兴趣的锤炼平台。2016年9月，扎克伯格在尼日利亚回答当地开发者提问时表示：“我真的热爱写代码，那是一件优雅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代码都能够帮你做到，而人就不一定了。”

（王文华摘自微信公众号“周游”，刘宏图）

员工至上 ●朱淑恩

仅有4架飞机、70多名员工的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刚成立，就被两家竞争对手以违反《民用航空法》和《航空管制法》为由告上法庭。官司耗时4年，以西南航空胜诉告终，但元气大伤的西南航空需要通过卖掉一架飞机或裁员渡过财务危机。

员工们听到消息后人心惶惶，认为公司不可能卖掉用来赚钱的飞机，而大部分公司高层确实主张裁员，除了总裁凯莱赫。凯莱赫说：“员工才是公司最大的财富。减少一架飞机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其他飞机的利用率来弥补，但员工丧失了工作热情 and 安全感，是什么都弥补不了的。”最终，西南航空不

仅没有裁员，还给员工提高了薪水。员工对工作更加用心，把原需一个多小时的登机、离机及机舱清理工作缩短到了30分钟内。飞机滞留机场的时间因此缩短，飞行次数得以增加，公司扭亏为盈。

凯莱赫将这种模式进一步优化：只开设点对点的中短途航线，以密集的班次提高飞机的利用率，以低廉的票价和优质的服务赢取市场。如今，西南航空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连续30多年保持利润增长无亏损，堪称奇迹。

（司志政摘自《环球人物》2016年第27期）





两把菜刀摆在你面前，张小泉和双立人。

张小泉创建于1663年，当年用龙泉之钢铸造，66道工序，曾被列为贡品，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过银奖，还是唯一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刀剪类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年品牌；双立人创建于1731年，它所在的索林根小城地处德国西部，是欧洲不锈钢技术的发源地，也是1915年，双立人在旧金山世界博览会上独揽4项大奖，是如假包换的德国百年品牌。

如今的张小泉亦步亦趋地走在先人开拓的路上，材料不变、工序不变、款式不变，被视为“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而双立人则百般求变，不断更新不锈钢锻造技术，生产工艺全面创新，款式、门类层出不穷。

在商店里，张小泉菜刀的价格是双立人菜刀的1/20，至于销量和销售区域，则差距可能更大。

中国不乏匠人，但却缺乏新工匠。全国的老字号品牌超过1.2万个，摊开来，家家都有一个与传承和工匠精神有关的“神话”，可是有的苟延残喘，有的容光焕发，查之根源，正是因为有新旧之别。

云南白药由云南名医曲焕章发明于1902年，被视为止血神药。早年的云南白药，为粉末状，用小瓶封装。一姓单传，百年不变。

也是从十多年前开始，这

所以，真正的工匠精神不是回到传统，一味地向前辈致敬，而是从传统出发，让“上帝”先“死掉”再“复活”，在当代的审美和生活中重新寻找存在的理由。

我们在寻找的“匠人”，必须是一个“新工匠”。新工匠的第一个特质是有手艺人精神。他专注于产品本身，尊重制造的基本规律。产品是他的人格投射，是专业精神的一次物质性呈现。新工匠的第二个特质是现代性。即与当代有关，与当代的一切新技术、新思维、新生活方式有关。百年前的生活趣味一定与当代的生活趣味不同，与当代有关，才可能存在于当代。新工匠的第三个特质是颠覆能力。他必须与众不同，必须足够“奇葩”，能够在最普通的商品中重构审美，最极致的，他能够重新定义一个商品。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一书中对匠人的解读是，“通过制造的物品去了解自身，体现时代的生活品质和审美特征”，在他看来，“制造就是思考”。



（立冬摘自《中外文摘》2016年第20期，勾犇图）

制造就是思考

●吴晓波

家企业在王明辉的带领下大开大合，先后从散剂开发出胶囊剂、创可贴等新品类，甚至还进入牙膏、洗发水等快消品领域，成为老字号企业中第一家年销售额突破百亿的公司。





盖茨的紧身衣

●王小波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和立体声耳机，这个人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只要软硬件都过硬，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像的区别。

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历其境，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叫作VR紧身衣，这是一种机电设备，像一件衣服，内表面上有很多能伸缩的触头，由电脑控制，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照他的说法，只要有25万到30万个触点，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有了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样。比方

说，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杨柳，听到风过树梢，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拂过。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那就不仅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有她的发丝从你面颊上滑过，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来的就是大耳刮子。VR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计要不了20年，科学家就能把它造出来，而且让它价格很低，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在街上出售。到了那一天，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甚至识不识字都不一定。我靠写作为生，现在该做出何种决定呢？

大概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吧，法国有些小说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应该怎么写？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宽银幕电影用几个镜头就能解决。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写，没有人爱看，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如我们所知，这叫生产初级产品，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到那时，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

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我讨厌这个说法，因为好像这世界

上没有了音乐，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音乐有种连贯的、使人神往的东西，小说也该有。既然难以言状，就叫它韵律好了。

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使她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这个结论使我满意，我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紧身衣。

1996年5月29日

（奇点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的精神家园》一书，Ricardo Martinez图）

杨宪益的最后十年

◎孙晓青

杨宪益，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早年留学英国，与英国才女戴乃迭相爱并结婚。归国后，夫妻二人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作众多，成就斐然，同为中国翻译界巨擘。杨、戴二人一生遭遇坎坷无数，相爱相持直至离世。戴乃迭去世时，杨宪益自责一生让妻子受苦良多，作悼亡诗一首：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没有了戴乃迭的最后10年，杨宪益经历着内心的孤寂与疾病的侵扰。对一生的经历，他自然有着自己的回顾和思考，但当别人为他所遭遇的不平之事愤愤时，他总是淡然地笑着说：“无所谓。”

别妻后的淡泊岁月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她人生的最后岁月一直被丧子之痛折磨着。夫妻俩一生都是爱酒之人，戴乃迭后期更是痛苦得到了酗酒的程度。离世对她来说也许是种解脱，但对杨宪益来说，却是人生最后10年的最大痛苦。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宪益表示“自



杨宪益与戴乃迭

己年纪也差不多了，如果妻子还活着，那还能活到100岁”，言语里满是伤怀的感慨。

杨宪益爱酒是出了名的，每次有朋友

到家做客，他都以酒代茶招待客人，往玻璃杯中倒上大半杯，干喝，连花生米也没有。

对于客人，杨宪益永远只会说“欢迎”，不仅仅是那些老朋友，对于很多慕名而来的晚辈，他也都是高高兴兴地接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宪益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他说这个人好玩，就说明他喜欢这个人。他不喜欢不苟言笑的君子，宁愿与鲁莽而天真的流氓交朋友。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表示他喜欢曹操，因为合他的个性、他的爱好：诗歌、女人和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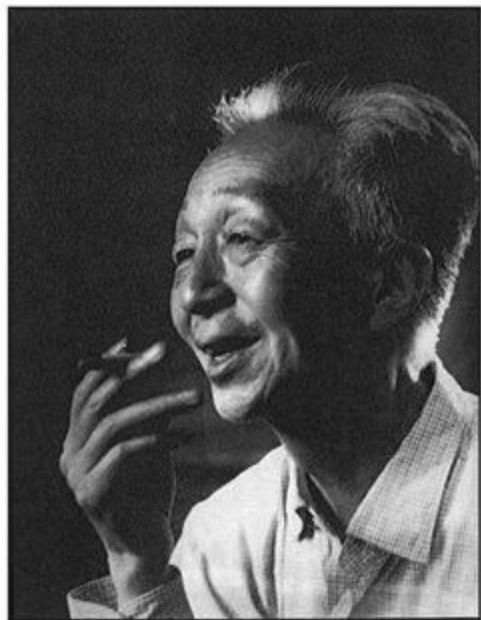
每个到过杨宪益家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他经常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于是，在他的家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他自己的作品，因为无论出版社送来多少样书，他很快就送光了。

其实不爱《红楼梦》

老朋友来访，最常聊的莫过于年轻时的“荒唐事”。杨宪益小时候调皮，拿老师名字开玩笑。有个老师叫徐剑生，他将这名字作为上联，硬是给对了个下联“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

译作《红楼梦》可谓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最声名远播的作品，但了解杨宪益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说过“看不下去”。

《红楼梦》翻译了一年多后，“文革”就开始了。据杨宪益的同事熊振儒回忆，当时杨宪益的初稿已经全部译完，戴乃迭正在润色，可是只做了一半两人就被抓了起来。出狱后的杨





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红楼梦》的翻译。戴乃迭负责二稿的修改润色，她不仅要看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立即和杨宪益商量、推敲。经过夫妻俩的努力，1978年到1980年，《红楼梦》英文版三卷本陆续出版，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声誉。

杨宪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对这部作品的“不喜欢”。他对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宴请、食谱等细节感到不耐烦，而戴乃迭则无法理解贾宝玉的行为逻辑：“既然他那么爱林妹妹，为什么不带着她逃跑，去寻找幸福呢？”而同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和《水浒传》则更合杨宪益的胃口。

《红楼梦》的翻译工作跨越了夫妻俩4年的牢狱生活。他们之所以还会继续译完，借此忘却伤痛的个人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戴乃迭，那段日子她完全成了工作狂，除了《红楼梦》外，她还疯狂译书，独自一人翻译了10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部中、短篇小说。杨宪益说：“而对‘文革’的磨难，儿子从患病到去世的前后，她用工作来医疗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现在看来，《红楼梦》留给杨宪益的除了辉煌外，更透着一丝凄凉。

“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很多到访杨家的晚辈总是试图询问老人对于那段牢狱之灾的记忆，但他对此看得很淡。讲出来的都是平实而生动的故事，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老友吴寿松记得杨宪益跟他说过，“他都跟小偷、流氓住在一起。那些人没文化，他在里面没事就给他们读读唐诗、讲讲古典故事，也算是打发时间”。

杨宪益散淡的个性在老朋友眼里格外珍贵和难得。“他一直生活低调，淡泊名利，从不提个人恩怨，从不标榜自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说假话、空话、套话。”

晚年的杨宪益喜欢作诗，当他迁居到小金丝胡同时，写下一首《迁居什刹海》：

独身婉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

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

诗里浸满了作者老来孤独飘零之感，却也道出了老人的乐观和豁达。

（残 酒摘自《小康》）



书籍的世界

● [德] 赫尔曼·黑塞

◎ 马 剑译

我们阅读的目的不应当是忘却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与此相反，我们阅读的目的是更加自信而成熟地把握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应该走向书籍，但不应当像胆怯的学生走向冷酷的老师，也不应当像无用的人走向烧酒，而是应该像登山者走向阿尔卑斯山，像斗士走向军械库一样；我们不当做匆匆的过客，做对生活不满的人，而是应当乐于做他人的朋友和帮手。

一位作家是否具有影响力，归根到底，从来不取决于一种单一的能力，不取决于技巧、聪慧、趣味，而是取决于他的天性的特质，取决于他以何种完美状态和何种力量将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来。关键就在于他对生活的一种明晰的态度，在于对于生活中必要之物的一种最发自内心的感受，在于与自然生命意志的一种被感悟到的，而非挖空思想出来的和谐一致。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应该是阅读和了解尽可能多的东西，而是自由地亲自挑选那些在纪念会上令我们陶醉于其中的杰作，并在这种挑选中了解到人类思想和追求的广度与深度，从而与全人类，与人类的生活和心跳建立起一种令人振奋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联系。在那些杰作没有在我们身上传承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在它们身上证明自己。

（王传生摘自花城出版社《书籍的世界》一书）



小说药丸

● [英] 埃拉·伯绍德 苏珊·埃尔德金
◎ 汪 芃译

无论你有什么病症，我们开的药都很简单：小说一本或两本，按时服用。有些药能药到病除，有些则只有安慰效果，让你知道还有跟你有相同处境的人。

爸爸的乖乖女

处方：《爱玛》简·奥斯汀

当爸爸的乖乖女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小时候当个被父亲捧在手心的小千金可能无伤大雅，但长大成人之后，你会发现其他人不像父亲一样把你的缺陷当可爱，那可是一场震撼教育。

在简·奥斯汀讽刺 19 世纪婚姻的小说《爱玛》中，21 岁的主角爱玛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女。她的父亲神经兮兮、脆弱而愚蠢，人生目标就是避免吹到凉风、说服朋友吃营养的水煮蛋，而美丽聪明的爱玛在他心中就是真善美的典范，她要什么、做什么都随她。爱玛的母亲早逝，爱玛扭曲的个性在家庭教师的溺爱之下更是变本加厉。

因此，当高度自满、以自我为中心、芳龄 21 岁的爱玛被无药可救的父亲送出家门时，她注定要受打击。例如后来遇上情敌简·费尔法克斯。简与爱玛一样出色，只是家境贫寒。而爱玛竟大胆地当着简的姨妈贝茨小姐的面批评简是个长舌妇，这刻薄的态度，以及欺负社会地位较低之人的行为，触犯了社交禁忌，险些害

她丢失社交圈对她的尊敬。对她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说，那可是一场大灾难。而这一切都要怪她的糊涂老爹，因为最该指正孩子错误的人，就是无条件爱儿女的父母。想象一下，如果在爱玛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能以不失疼爱的态度压压她的气焰，她一定能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坚强的人。

为人父者请记住这则警示，别误了爱女的一生。

大嘴巴

处方：《德伯家的苔丝》托马斯·哈代

心怀秘密守口如瓶让人浑身不得劲，而把秘密跟别人分享则使人舒爽，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连医学也无法解释。此外，自白和泄密不仅让我们通体舒畅，有时还会带来受虐式的快感，因为听秘密那方的表情往往让人得意又满足。但这些都正面情绪都是一时的，尤其是当秘密让听的那方烦恼痛苦的时候，或是你泄露的是他人秘密的时候。因此在祸从口出之前，请先衡量这种（只有你自己享受到的）一时之快和长远结果孰轻孰重，毕竟秘密一旦泄露就覆水难收，因此你一人守密的不舒服或许能让大家都好过。

如果苔丝·德伯能听从母亲乔安妮的话守住秘密，或许就能保住婚姻，走向幸福人生。但新婚当晚，苔丝却在丈夫安玑·克莱坦承自己的一段私通关系后，道出她自己被亚雷·德伯玷污的往事。可以想见，苔丝把这当成夫妻俩一起

洗涤良心的大好时机，可耻的是，安玑竟无法像妻子原谅他一样地对这件事释怀。他拒绝曾遭人玷辱的苔丝，在震怒中远走巴西。

两人其实可以相安无事的，倘若苔丝守住秘密不说，耐心等到安玑像个真正的男子汉认清事实——苔丝是受害人，是亚雷恶意侵犯的她。届时，她就会了解（诚如她最终所恍然大悟的），这件事根本不是她的错，而是亚雷的错，这根本不是她该拿来折磨自己的秘密。没错，她确实是 19 世纪父权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可是情感上的真实仍然是成立的：她本该守住秘密。

出洋相

处方：《白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突然间，四下静默，眼前有数不清的眼睛望着你。你赫然发现只有你不知道自己刚刚说错了什么话。有人开始发笑，然后大伙儿一个接一个笑出声来，你感觉脸红得发烫，一股羞耻感仿佛就要抽干你的血液。大家不是跟你一起笑，而是在笑你。

我们都尝过这滋味。出洋相就像坠入爱河，是每个人一生中免不了的经历，而且不见得是坏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里，温柔的梅诗金公爵也出尽洋相，并非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不够社会化；与社会格格不入，因为他不了解社会运转的机制——金钱、地位、社交闲谈和日常生活中的微妙细节，他不



明白这些事的重要性。但读者看到这位梅诗金公爵，非但不会轻视他，反而会产生绝对的好感和爱。事实上，这部小说中公爵遇到的每个角色在被他惹恼的同时，也都深深爱上他的真知灼见，因为他洞悉了多数人看不见的真实。

下次你再让整个房间静默下来，就想想梅诗金公爵，勇敢迎上大家的目光，期待他们的肯定，说不定就能得偿所愿。

拒绝改变

处方：《西游记》吴承恩

我们之中有些人就像山坡上的大石块一样一成不变，对当下的生活感到安全自在。怕改变是人之常情，我们很容易习惯舒适圈，踏出熟悉的小圈令人胆战心惊；我们要偏离或质疑既有观念时会觉得头昏眼花，也会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掀起一场身份认同危机。但改变是成长和发展的必经过程，不能拿害怕当借口。

《西游记》也从一块石头开始，这石头自开天辟地便吸收了“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化成石猴。这顽猴力量无穷，拥抱生命之乐，还向善提

祖师学了七十二变。这只美猴王学会“筋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此外还得到神奇的金箍棒，能变化大小，“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这位齐天大圣适应力特别强，古灵精怪，把天庭闹得天翻地覆，最后佛祖决定将他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让他学习谦卑。美猴王接受这番来自僧人的智慧，学会了谦逊，在辅佐唐三藏西去取经的路上，乐意扮演各种新身份。

别再正襟危坐动也不动了。你的人生也有智慧经书要取，也有修行之旅待完成，也有一个王国等着你追寻，或许你还能发现你的筋斗云，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牙痛

处方：《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你正在牙痛，那你

一定能理解《安娜·卡列尼娜》里渥伦斯基所受的痛苦：“他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而此时渥伦斯基的牙疼之所以突然烟消云散，是由于一股灼烧的心灵之痛取代了肉体之苦，因为他想起一件事，“整个人陷入极度的苦痛”，彻底忘了牙疼。原来他看着铁轨，瞬时想起“她”，或者该说是“她残存的部分”——他在车站行李间里见到她的尸首摊在桌上，旁边全是陌生人，而她的身体鲜血淋漓、松垮垂软，头往后仰，发丝垂落，睁着的眼睛凝然不动，吓人至极，而嘴巴仿佛还吐着他俩争执时她说过的话：她会让他后悔的。

如果安娜残破的尸首还无法让你忘记牙疼，你也可以想象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可怕场景，然后一边勾勒脑中景象，一边打电话给牙医预约门诊吧。

（茨木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小说药丸》一书，李旻图）





斯坦福校长都忙些啥

校长像个隐居的修道士

斯坦福大学的行政办公楼在什么地方？不要说一般的游客或者作短期访问的学者不知道，就是在这里读书多年的学生绝大多数也不清楚。我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学校领导是在哪里办公的。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出任小布什总统的国务卿之前，是该校政治系教授，兼任大学的教务长。那时，我多次见她进出教堂后面的一个偏门，心里好奇，一问学校的老教授，才知道那里就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楼门口没有挂任何“校长办公室”的牌子，一天到晚只见里边的灯亮着，有人在静静地办公。

斯坦福校长的办公之处神秘、静谧、低调，与紧连的高大教堂相比，校长办公的地方只是低矮的平房。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很可能认为，在这间房

子里工作的人是神职人员。

说斯坦福校长像校园里的隐士，不仅他的办公地方像，他的行为更像。除了毕业典礼和迎新仪式外，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校长的踪影。

与大学校长个人学术兴趣无关的学术活动，不管演讲者有多牛，校长从来不单纯为了“给面子”捧场。大学校长不用考虑要给谁面子，演讲者也不会觉得来介绍的领导地位越高就越有面子，因为他们压根儿都没有这种面子观，双方都省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

不看重排名评比

很多大学校长把学校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名次看得很重，因为大学排名的升降往往被看作是一个校长管理效绩的指标。因此有些大学校长组织专门团队，配合各种评比机构，以期得到一个好名次。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斯

坦福大学就有两次在校教授一年两获诺奖的成就，也曾连续3年被评为全美大学排名第一。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斯坦福大学一度滑落到了全美大学排名的五六名。这时舆论压力就来了，一些师生、家长和校友怀疑斯坦福的教学质量是不是下降了，学校的管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时任校长卡斯帕专门为此向全校师生作了回应。

卡斯帕校长讲，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不是物价，不应该今天涨明天降，而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大学排名的变化不是大学综合质量波动了，而是有关机构的排名标准在不断变化。斯坦福大学将不配合任何排名机构，不浪费管理资源，不提供相关的数据，大学要坚守自己的理念，走自己的道路，专心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卡斯帕校长没有为外来的舆论压力而乱了方寸，不跟着各种排行榜起舞，不做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事情，才有新世纪以来该大学的骄人成就。新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1人获得菲尔兹奖，获奖数名列世界大学榜首。

校长忙于三件大事

大学校长肯定是全校压力最大、工作最忙的人，他们平时少露面、不应酬，其实是专注于做对大学发展真正有意义的事情。2016年7月卸任的亨尼斯校长在其任职的16年间为斯坦福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业绩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第一，为学校筹款。美国大学校长的第一职责就是得走出校园，联系企业，开辟财源，为大学筹措资金。有钱好办事，对于大学来说更是如此，只有这样学校才能资助大型的尖端科技研究，留住已有人才，吸引杰出人才加盟。亨尼斯校长在任期间共为斯坦福筹集到130亿美元。

在亨尼斯任校长期间，美国大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前后那几年，斯坦福大学陷入缺乏充足资金运作的严重经济困境。此时亨尼斯校长以身作则，率先减掉自己10%的工资，其他大学管理者纷纷仿效。可是节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还得开源。亨尼斯校长本身是研究计算机科学的，他的研究成果在企业

界被广泛利用，学校所在的硅谷又是大型IT企业的聚集地，所以他就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大财团大企业联系，为学校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使得斯坦福能够先于其他院校渡过财政危机。

斯坦福大学的学费为每年5万美元左右，算是相当高的。但是学校每年收的学费只够学校运作费用的29%左右。在经济危机的那几年，老师不再根据通货膨胀率而加薪，大学的管理经费也大幅度紧缩，但是给学生的奖学金反而增加了，以确保有才华的学生能安心读书，不让经济危机影响到学生的学业。

亨尼斯校长甚至还推出优惠政策，给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免除学费，还给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学生免费提供住宿。对学生慷慨，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他们日后事业成功，自然就会回报母校，这也是斯坦福能够成功渡过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第二，净化美化校园环境，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2016年6月号的斯坦福校刊专门发文介绍亨尼斯校长的业绩，共列出了十余种数据说明亨尼斯的管理业绩，其中有这么几项引人注目：通过改建能源设施，使得学校的废气排放量减少了60%；校园里骑自行车来上班上课的人比以前有显著的增加；学校的安德森艺术博物馆又收藏了121件珍贵的艺术品；大学的图书馆、体育馆等建筑重新改造美化；新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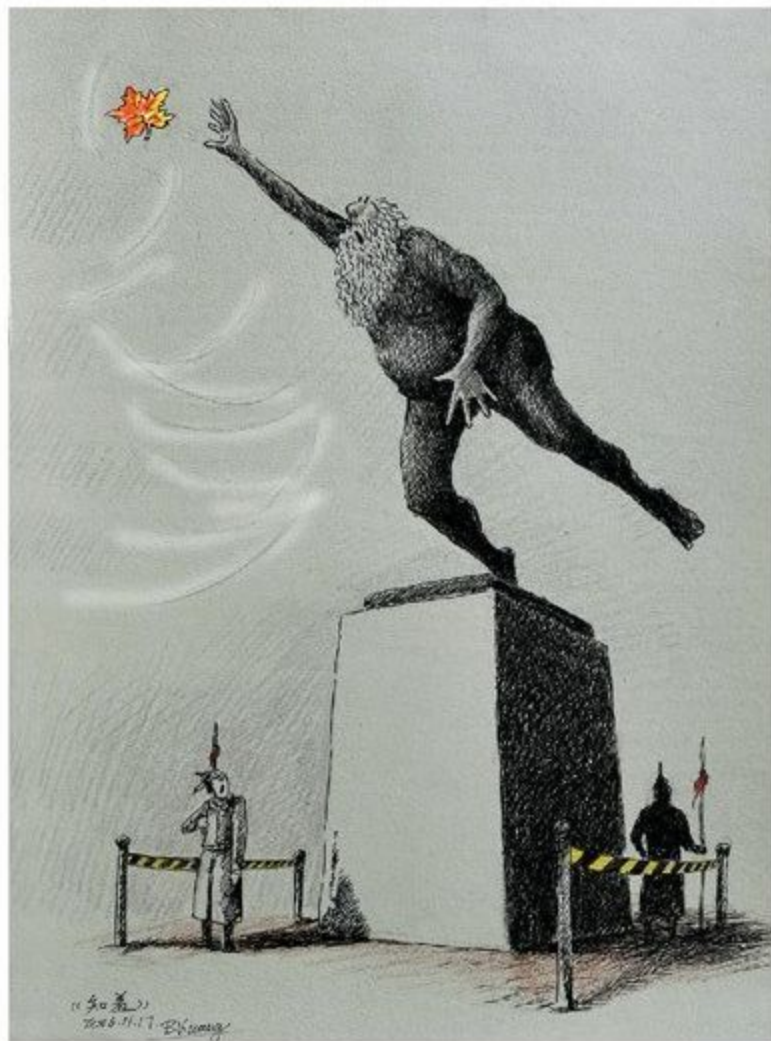
加了学生视觉艺术中心，等等。

第三，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亨尼斯认为，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学科之间是没有边界的，他特别重视推动学科之间的协作与交叉。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传统。为了促使跨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种种藩篱，亨尼斯校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斯坦福大学内部促成了很多跨学科的项目。最大的一个跨学科项目叫“X-生命科学(Bio-X)”，其中一个研究课题是由音乐系与神经科学系合作，研究音乐对脑电的磁共振成像图的影响等。

斯坦福大学在推进学科间的交流时有种种举措，这里我只举一个他们是如何安排学生宿舍的例子来说明。斯坦福有个专门给博士生的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集中了各个专业中最优秀的博士生，学校为增加他们相互交流的机会，专门安排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一年，以让这些来自不同系科的学生，在每天面对面的环境下，相互交谈接触，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做出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顺带说一句，中国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都是同一专业的人住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但不利于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思想和学术交流。斯坦福大学的做法，值得中国大学管理者借鉴。

（山高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10月22日，本刊有删节，喻梁图）



脱不得的良知

● 鲍鹏山

我不喜欢明朝，但明朝有一个人我却喜欢，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硬要盗贼承认自己有良知。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盗贼问他：“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您倒说说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说：“证明给我们看。”阳明先生说：“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于是，阳明先生让他们一层层脱掉外衣、内衣，最后剩下一条内裤。阳明先生说：“脱！”盗贼喊道：“这个再不能脱了！”阳明先生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

这个“不脱裤子”的故事真的很精彩。阳明先生用一条不能脱下的裤子，证明了人类的良知。但是，此刻我突然想起明朝的另一个人来，他与阳明先生以及这些盗贼的选择不一样，他是“脱裤子”的，而且，因为他，明朝

成了一个“脱裤子”的朝代。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热衷于使用了一种针对士大夫的刑罚，叫“廷杖”，什么叫廷杖呢？就是打屁股。他打屁股，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朝堂之上，当众打；二是，脱下裤子，光腚打。据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说法，这是“明代特有之酷政”。为什么要打士大夫？为什么不在专门的行刑地打，而要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打？哪里不能打，一定要打屁股？打屁股为什么一定要脱了裤子？

其实，朱元璋要打的，不是“士大夫”，而是“士大夫”这个称谓前面的“士”，他需要“大夫”为之役使，但不能容忍“士”。因为“士”，从孔孟以来，其天命乃是“志于道”，乃是“仁以为己任”，而不是做皇帝的家奴。他们读圣贤书，所学的就是成仁取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道统约束政统。朱元璋乃隔世嬴政，岂能容下这些？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明太祖廷杖棒臀。他曾经取消除曲阜外全国文庙的祭孔仪式，还发狠说要杀孟子，可惜他不能穿越，于是，他就杀孔孟的精神，你不是宣称“士可杀不可辱”吗？我就要折辱你们的士气，打掉你们的良知，剥夺你们的廉耻。我要打掉你们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什么民贵君轻，打！什么民为邦本，打！最后，血肉模糊之中，个个俯首帖耳，人人犬马牛羊！“士”被打掉了，剩下的，是俯首帖耳的“大夫”；“道”没有了，只有他的“政”，从此，政统是人间绝对权威，权势乃是是非的定夺准则！

王阳明碰到的强盗，认为裤子是不能脱的；而士大夫们碰到的朱元璋，却认为裤子是一定要脱的。这就是大盗和小贼的区别吧。王阳明拘捕了不脱裤子的小贼，却不得不对朱元璋这样脱人裤子的大盗三拜九叩，噫！《庄子·盗跖》云：“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信乎！

这段历史，说到底，就是脱掉裤子的无耻。权势的敌人，说到底，就是人类的良知。🍀

（一川摘自《光明日报》，邝 飏图）



面对现实

●斯人

著名交响乐团的成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如他肯屈尊降贵，到一个次一级的乐团，可能也是独奏演员，让别人来为他伴奏。

或许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年轻时失去得到一流名师指导的机会，或者自己天分中就恰恰少了一点对音乐的独特感悟。就因为差那么一点点，他只好接受著名交响乐团的合约，长年为他人伴奏。

这时来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以她惊人的天分和技艺让乐坛惊艳。他这个老人家也就本分地尽心为她伴奏，看她成功地诠释乐曲、接受观众的欢呼，他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做人要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但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二者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又是合理的，最重要是有自知之明，面对现实。

（白茅摘自《大公报》）

碗里的便士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译

大师曾经讲了一则故事，说一只价值连城的古董碗，在公开拍卖中流落民间，一个流浪汉获得此碗，

贫病交加中他对手里的无价之宝毫不知情，每天捧着这只讨饭碗乞讨几个便士糊口。

弟子问大师：“碗隐喻了什么？”

大师答：“你自己！”

弟子不明白，请大师明示。

大师说：“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从书本和老师那儿得来的知识上，唯独忘了你自己。”

（兰明芳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那点心计

●苏芬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统计：女人为自己买的衣服，其真实价格往往比告诉丈夫的要贵20%。

人生的谎言有很多种。最会撒谎的人，永远只会篡改其中20%的真相。因为，良心面前，他无太大压力；对面那个被欺骗的人，也不会有太多损失。

生活有时是如此。不见得非得一切坦白，重要的是，有些不重要的细节，可以稍事美化。而这20%，也可不叫谎言，我们就姑且称之为“给真相化个妆”吧。

男人沉默了，说明是想

说真话了。女人沉默了，说明是想编瞎话了。

男人女人一张嘴，个中真心截然不同。

（青苻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一定要发生

●李碧华

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我们无法阻止，只好由它，例如爱情。

喷嚏是不能按捺着不打的，而且每个喷嚏自口腔和鼻孔冲出气流，切莫残酷地把这股气流逼回体内。哈欠亦是同样的道理。

京都的桦岛和尚道：“就是途中成功地阻止它的发生，它终究会再来。总之不管好丑，一定要打发了它。”

既然逆其自然反伤己身，则还是尽情解决，免留后患。

发热时让它消耗。疟疾时让它发抖。非常瞌睡，则睡醒再干活也罢。想哭就哭，不想在人前流泪，便找个无人之处发泄，好好舐净伤口重出江湖。病就病，有得病，证明我们还有抵抗力，因此原谅了它。

若勾魂使者作不速之客，你又能怎么样？

（唐丽光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绿腰》一书）



彩票是否值得买

◎[美]乔丹·艾伦伯格 ◎胡小锐 译

彩票的吸引力由来已久。这种博彩活动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热那亚，当时，热那亚的博彩活动已经在采用现代“强力球”玩家十分熟悉的玩法了。赌徒们努力地猜测随机抽取的5个数字，猜中的数字越多，奖金越高。

大多数彩票玩家认为，与购买一组号码相比，把宝押在两组号码上，损失的可能性更小。没错，对于奖励机制简单的彩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分析。

假定彩票一共有1000万种号码组合，其中只有一种会中奖。每张彩票售价1美元，奖池累积奖金为600万美元。

如果购买所有号码组合需要付出1000万美元，则损失金额为400万美元。相较之

下，仅购买一张彩票的玩家更有优势，至少他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大奖。

如果购买两张彩票呢？损失的概率会降低，但幅度不大，只有千万分之一。不停地买，损失的可能性也会不断降低，直到购买600万张彩票。此时，把奖池掏空的概率是60%，而亏本的概率为40%。但如果再多买一张彩票，就肯定会亏钱。至于是亏1美元还是6000001美元，取决于你之前是否已经买到了大奖号码。购买600万张彩票的做法可以将亏钱的概率降至最低，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玩法。

假如有个家伙愿意付1.20美元收购你手中的彩票，那么，聪明的做法是接受这笔利润为0.20美元的交易，还是

继续持有彩票呢？这取决于你设定的彩票价值是高于还是低于1.20美元。在此，我要引入“期望值”这个因素。

我们可以运用下述方法计算彩票价值的期望值：对于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将出现该结果的概率与该结果所对应的彩票价值相乘。在我们这个简化的例子中，只存在两种结果：要么亏钱，要么获利。因此，我们得到：

$$9999999/10000000 \times 0 \text{ 美元} = 0 \text{ 美元}$$

$$1/10000000 \times 6000000 \text{ 美元} = 0.60 \text{ 美元}$$

然后，将两个结果相加：

$$0 \text{ 美元} + 0.60 \text{ 美元} = 0.60 \text{ 美元}$$

因此，彩票价值的期望值是0.60美元。如果有人上门以1.20美元的价格收购彩票，根据期望值，我们应该接受这笔交易。实际上，根据期望值，当初我们就不应该以1美元的价格购买彩票。

目前，强力球风靡美国，有时单次开奖就可以卖出多达1亿张彩票。那么，玩这种彩票游戏是否明智呢？

2013年12月6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累计奖金已经高达1亿美元了，而且赢取累积奖金不是赢钱的唯一途径。与很多彩票一样，强力球也设置了多个等级的奖金，正是那些容易中的小额奖金让人们觉得这种游戏值得一玩。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如何计算一张售价为2美元的彩票的期望值，如果你购买了一张彩票，你就有：



1/175000000 的概率赢取 1 亿美元的累积奖金；

1/5000000 的概率赢取 100 万美元奖金；

1/650000 的概率赢取 1 万美元奖金；

1/19000 的概率赢取 100 美元奖金；

1/12000 的概率赢取另外一个 100 美元奖金；

1/700 的概率赢取 7 美元奖金；

1/360 的概率赢取另外一个 7 美元奖金；

1/110 的概率赢取 4 美元奖金；

1/55 的概率赢取另外一个 4 美元奖金。

你可以从强力球网站上找到这些内容。因此，强力球彩票价值的期望值为：

1 亿/1.75 亿 + 100 万/500 万 + 1 万/65 万 + 100/19000 + 100/12000 + 7/700 + 7/360 + 4/110 + 4/55，得数略小于 0.94 美元。换言之，根据期望值理论，这张彩票根本不值 2 美元。分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彩票的情况还会有所变化。当累积奖金为 1 亿美元时，彩票的期望值较低。但是，只要累积奖金不被人领走，就会有更多的钱进入奖池。累积奖金越多，买彩票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让某个家伙中大奖。2012 年 8 月，密歇根铁路工人唐纳德·劳森中了 3.37 亿美元的大奖。

大奖如此丰厚，彩票价值的期望值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期望值达到多少，彩票价值的期望值才会超出 2 美元的成本

价呢？我们把累积奖金的值记作 J，那么：

$$J/1.75 \text{ 亿} + 100 \text{ 万}/500 \text{ 万} + 1 \text{ 万}/65 \text{ 万} + 100/19000 + 100/12000 + 7/700 + 7/360 + 4/110 + 4/55 > 2$$

要使期望值超过我们投入的 2 美元，我们需要使累积奖金 J 的临界值略大于 2.85 亿美元。这个金额并不是多么难得一见，2012 年的累积奖金就有 3 次达到了这个规模。这样看来买彩票似乎是不错的买卖，只要我们等到累积奖金足够高时再出手就可以了。

分析到这里仍然没有结束。随着累积奖金越多，参与的人就越多；参与的人越多，中奖的人就越多。在唐纳德·劳森赢取 3.37 亿美元的时候，他面对的竞争对手多达 7.5 亿人。但是，大奖只有一个。如果有两个人同时中了大奖号码，他们就要平分这笔奖金。那么，一个人独得累积奖金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概率为 1/175000000，而且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猜中全部 6 个号码；第二，其他人都没猜中。而单个玩家中不了累积奖金的概率却非常高，为 174999999/175000000。但是，如果有数量庞大的人群，比如 7.5 亿名玩家参与彩票游戏，其中每个人中大奖的概率就会非常大。这个中奖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如果我们知道甲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乙事件发生的概率，且两件事各自独立（一件事的发生不会对另一件事产生影响），那么它们同时发生的概率为各自发生概率的乘积。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7.5 亿人中不了大奖的概率为：

$$\left(\frac{174\,999\,999}{175\,000\,000}\right)^{750\,000\,000} \approx 0.651$$

也就是说，其他玩家中不了大奖的概率约为 65%，其中至少有一个人中奖的概率为 35%。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人也中奖了，劳森的奖金就会从 3.37 亿美元减少到 1.68 亿美元。此时累积奖金的期望值将会降至：

$$65\% \times 337000000 \text{ 美元} + 35\% \times 168000000 \text{ 美元} = 278000000 \text{ 美元}$$

这个期望值略低于保证累积奖金物有所值的临界值，即 2.85 亿美元。而且，上述分析还没有考虑有两个以上的人中大奖并均分累积奖金的概率。即使累积奖金超过 3 亿美元，也可能因多人平分大奖而使彩票价值的期望值低于我们的投入。此外，我们还没有考虑中大奖之后应缴纳的税费。

如果你希望在强力球上有所斩获，下面是经过数学验证的 3 个策略：

1. 别玩强力球。
2. 如果要玩，也要等累积奖金非常高的时候再买。
3. 如果累积奖金非常高而且你准备购买强力球，那么尽可能降低与其他人分享大奖的概率——不要选择你的生日数字；不要选择以前中过奖的号码组合；不要选择可以在彩票上构成美丽图案的那些号码。

（贝尔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魔鬼数学》一书，辛刚图）



毕加索和奥尔佳·霍赫洛娃



婚姻是什么

● 日子 的日子

1917年春天，在浪漫的罗马，毕加索结识了奥尔佳·霍赫洛娃。那一年，毕加索36岁，奥尔佳26岁。

奥尔佳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认识毕加索的时候，她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演员。那个时候，毕加索正在发展他的“新古典主义绘画”，从天而降的奥尔佳不仅拥有俄罗斯式美貌，其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完全符合毕加索对于古典美的追求。

奥尔佳成了毕加索的缪斯，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奥尔佳为原型的画作。奥尔佳曾对毕加索说，如果你画我，我想认出我的脸。为了取悦奥尔佳，这一时期毕加索运用写实手法将奥尔佳画得优雅而高贵。

在毕加索的爱情攻势下，奥尔佳终于松口，同意和毕加索交往。1918年，毕加索与奥尔佳正式结婚。他们的婚姻一直到奥尔佳去世才结束。婚后，毕加索带着奥尔佳回到巴黎，

他们住在有佣人、有宠物的房子里，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这里，毕加索专心发展自己的“新古典主义”。这期间，奥尔佳给了毕加索源源不断的灵感，毕加索也为她画了很多画像。

这几年，毕加索一直遵守承诺，画让奥尔佳能认出自己的画。奥尔佳在毕加索的工作室，她是妻子，也是最好的模特。

1921年2月，他们的儿子保罗出生，40岁的毕加索沉浸在幸福中。而这种天伦之乐对毕



奥尔佳画像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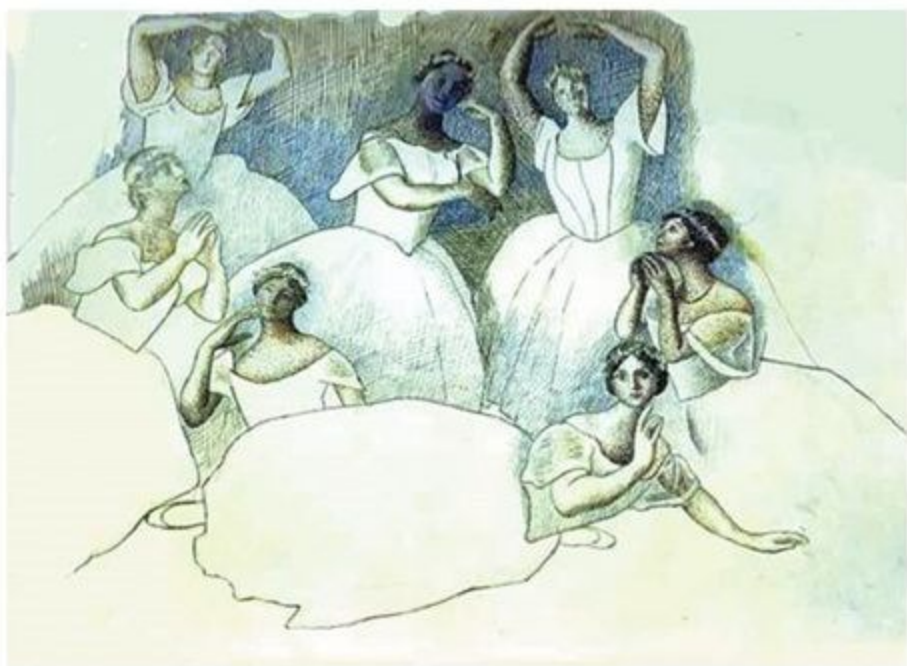
奥尔佳画像 1917



奥尔佳画像 1920



海滩上的一家人 1922



芭蕾舞者 1919



母与子 1922

加索的影响很大，他的艺术开始注重母性，创作了很多母子题材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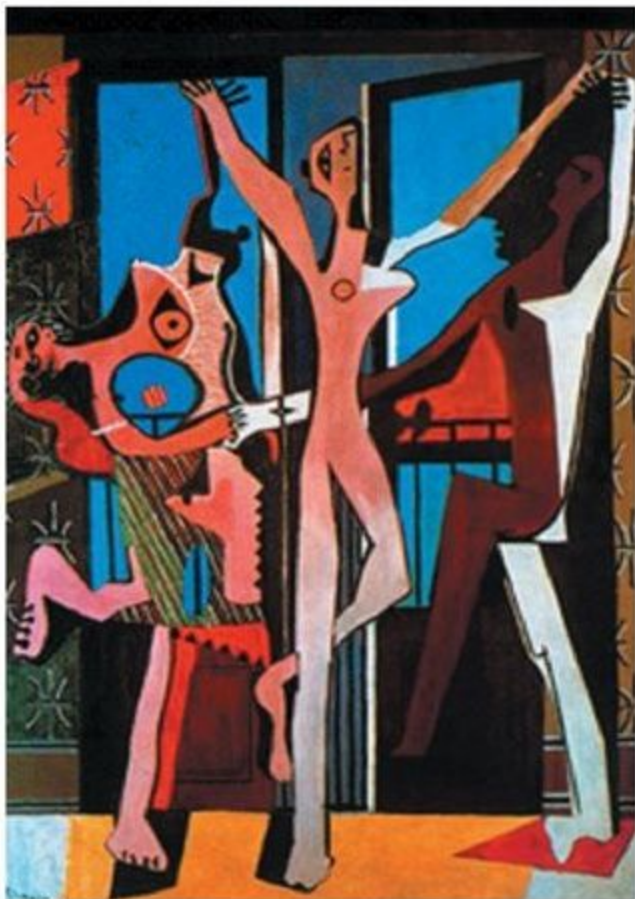
其实，结婚伊始，毕加索和奥尔佳之间就有了不和谐音符。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奥尔佳喜欢买昂贵的衣服、去高档餐馆、参加名流舞会，她善于社交，并在属于她的圈子里如鱼得水。毕加索却对吃穿不太讲究，向往无拘束的生活。而对常拉着他去交际应酬的妻子，毕加索越来越厌烦，甚至觉得奥尔佳成了他艺术之路的绊脚石。

儿子的出生，缓和了毕加索与奥尔佳的矛盾，不过渐渐地，毕加索让自己沉浸在创作中，开始有意疏远妻子。而对一天天变得冷漠的丈夫，奥尔佳失去了理智，开始不断地找毕加索麻烦。

1925年，毕加索的好友皮乔特去世。皮乔特的死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他妻子露西塔的不贞。毕加索从此对女性抱有了一丝敌意，他的画风开始转向“超现实主义”。在转型代表作《三个舞者》中，毕加索第一次在绘画中影射了他与奥尔佳的紧张关系。

从此，奥尔佳在毕加索笔下由高贵优雅变得狰狞扭曲。在《有自画像的女人像》中，她成了一个不顾形象、破口骂人的女人，尖锐的棱角暗示了她的尖酸刻薄，而墙上挂着的画家的自画像则表现出了画家对女人的漠视。毕加索开始厌弃奥尔佳。

1927年，毕加索在街上遇到年轻漂亮的玛丽-黛莱丝·瓦尔特，并对她一见钟情。他决定去爱那个姑娘，摆脱与奥尔佳一团糟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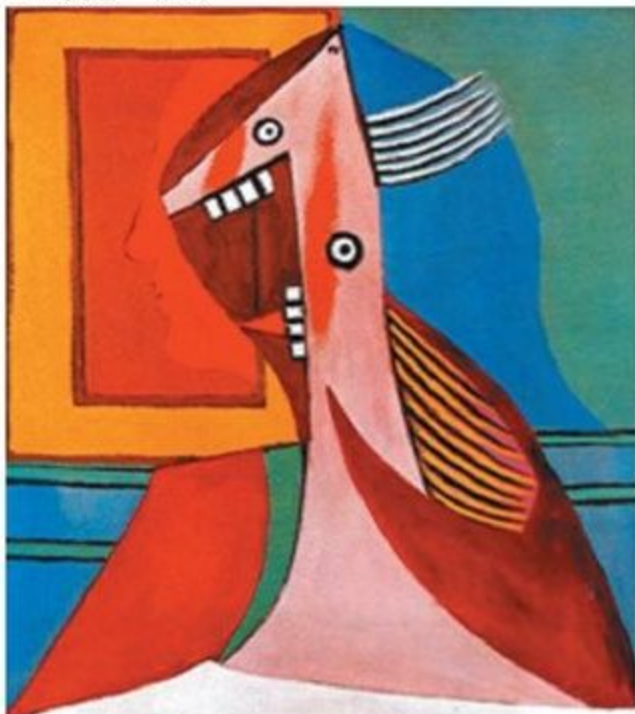


三个舞者 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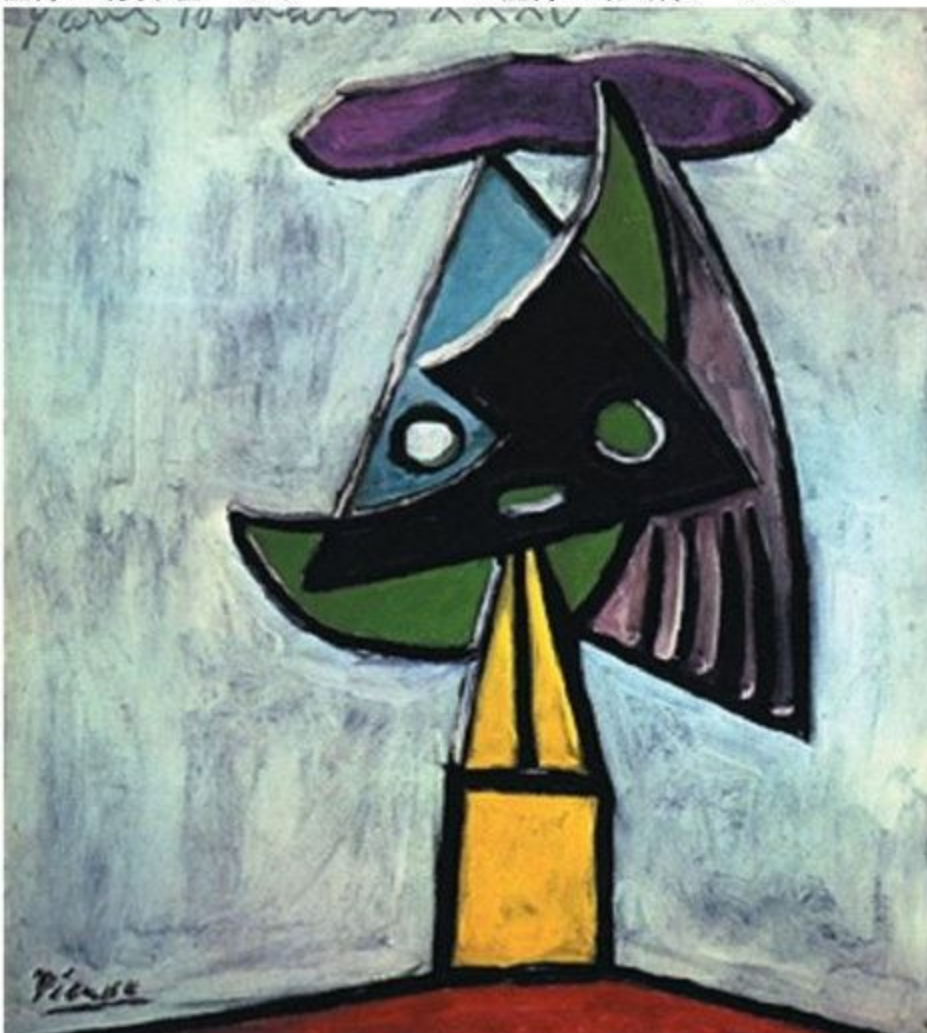


座椅上的奥尔佳 1918

红座椅上的大裸女 1929



有自画像的女人像 1925



女士头像 1935

对于此时已是成功男士的毕加索来说，逐渐衰老、毫无趣味的妻子，哪抵得上青春貌美、善解人意的情人，奥尔佳彻底输了。

面对新欢，奥尔佳作为妻子还是有底气抗争的，她强烈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在这个时期显露出来，时常歇斯底里，在毕加索眼里，她彻底变成了一个怪物。十年时间，坐在椅子上的奥尔佳从女神变成了怪物。

1935年，新欢怀孕，奥尔佳再也无法忍

受，果断带着儿子离开了毕加索。离开时的奥尔佳，在毕加索眼里已完全异化。

离开毕加索的那一年，奥尔佳44岁。由于毕加索拒绝平均分配他的财产，他们一直没有离婚。1955年，奥尔佳在一家医院里病逝。那时候，毕加索又结新欢，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至于新欢，奥尔佳其实不用介怀，因为任何女人都拴不住毕加索的心。

(马奈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上海男人爱烧菜是出了名的，虽然有些年轻人开始远离庖厨，但比较起其他地方的男人，他们还是在厨房内占了优势。有一回我在上海见朋友，约好甲来接我，他居然迟到将近半个小时，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一早得先买好菜，没想到菜市场排队的人多就耽误了。开车到乙家去，快接近时，见路旁有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拖鞋，边吹口哨边走路，右手还拎着一个塑料袋。哈，那是乙，他也刚买菜回来。

朋友老丙不洗碗，从不洗碗，脑子里就没“洗碗”这个概念。他老婆压抑多年，最近终于找到机会展开洗碗大报复。她是这么办的——规定上小学的儿子吃完饭后要洗自己的碗筷。她以为一旁的老丙会因儿子的行动而受到触动，痛改前非。我们都清楚，丙嫂不了解人性。老丙饭后坐在电视机前，两眼盯着足球赛，嘴里不忘教训儿子说：“碗筷要洗

干净，等一下我来检查。”

据说那晚没人检查小丙的碗筷清洗成绩如何，倒是老

洗碗

◎张国立



丙，看球到半夜，跟场上的球员一样人困马乏要回房睡觉，却怎么也打不开卧室的门。

男人洗不洗碗对女人是大事。女人认为，男人洗碗是一种诚意、一种安慰、一种对女人付出的感激。

既然非洗不可，就要练出一套平心静气、修身养性的功夫。我把洗碗当成艺术，先洗所有没油的碗盘，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成就感；再想法子对付有油的，仿佛世界杯由32强进入16强，升级了；最后再洗锅，这是进入8强；所有吃饭的家伙都解决了，再整理灶台，这叫进入4强赛。

人生进入洗碗期，有3个不错的效果：1.我也参与了家务，心安理得。2.两人轮流清理厨房，家里更干净了。3.我们家越吃越清淡，绝不油炸，减少炒，非常健康——而且这样碗盘好洗多了。

（七百摘自《南国都市报》2016年8月29日）

听他说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 编译

一次在纽约市中心，我离开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时，感觉非常孤独。

有一个巴西人向我走来，他说：

“我非常需要和您交谈交谈。”

我听了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于是开口滔滔不绝地说

起自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我谈到神奇的力量、上帝的福祉和爱。

他默默地听我讲完，谢了我，然后离去。

我却怅然若失，没有快

乐，反而比先前更加孤独。后来我认识到了，因为我当时没来由的兴奋，使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巴西人真正想得到的东西。

他其实是想和我交谈！

如果我认真听他说，我可能会更为有用。

（繁星若尘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她的眼泪为谁流

● 陈虹



从小到大我从未听母亲讲过她的身世，直到2008年的那一天。

那天，我在翻阅史料时发现了这样一件事：孔祥熙的大儿子——有名的“衙内”孔令侃，当年竟要娶张乐怡的妹妹为妻。张乐怡者，堂堂“国舅”宋子文之夫人也，亦即孔令侃的舅妈。然而孔大少爷却扬言道：“娶了她，我跟宋子文就是连襟了！”了解到张乐怡和母亲同为江西九江人，于是我忍不住问她：“妈，你知道这件事吗？”

那一年母亲90岁。她的回忆是从其自身开始的——

金家抱了个襁褓中的女娃娃，那是母亲

“我们金家与张家住斜对门。张先生名叫张谋之，在九江盖了不少房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房地产生意。盖房子要用五金，而我的父亲是开五金店的，为此两家经常走动，关系也非常好。张太太共生了11个孩子——六男五女。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是三女儿，孔令侃要娶的那个叫张满怡，是张家最小的孩子。”

“然而，我的父母却膝下空空，难免对张家的人丁兴旺羡慕至极。那是1918年春末的一天，母亲照例又去张家打牌。张太太见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快满周岁的满怡，便开了一句玩笑：‘你喜欢，就抱回家去吧。’母亲急忙摇头：‘想是想啊，可惜没有这个福气。’张太太见金家盼子心切，便好心地张罗起来。不久她打听

到，给他们盖房子的一个姓杨的木匠，刚好生了一个女孩，老婆不喜欢，一心只想要男孩。于是张太太便托人到庐山脚下的十里堡将这个襁褓中的女娃娃抱了回来，花了多少钱不知道，倒是白白胖胖挺招人喜欢。张太太亲自给她洗了澡，还将满怡的小衣服给她穿上。接下来她便喊我的母亲过去看，虽说金家想要的是男孩，但经不住张家人一个劲儿地夸奖，也就同意了，把孩子抱回了家。这个女孩就是我。”

此前，我只知道母亲与外祖母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她说过，家里从不支持她读书，高中尚未毕业就逼着她出嫁。我的心在怦怦乱跳，但同时也恍然大悟：原来母亲与金家没有血缘关系！尤其是到了第二年，他们终于又抱回来了一个男孩，母亲便无人过问了。

年长她9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家中的厨师老周很同情这个缺少母爱的孩子，一次挑水时他指着远方悄悄地告诉母亲：“你的家在那边。”井台虽高，但母亲看不见；话语虽明，但母亲听不懂。她只知道自己是从张家抱回来的，她把那里当成了最温暖的地方。

年长她9个月的满怡，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她有一个洋娃娃，眼睛可以一睁一闭的，可能是她家的什么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吧，这在当年来说，真是稀罕物了。”母亲的回忆充满了甜蜜。我问母

亲，你们去谁家的时间多？她回答道：“满怡的哥哥和姐姐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小妹妹，我更喜欢到他们家里去玩。”

九江儒励女中附属小学位于美丽的甘棠湖畔，母亲与满怡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光。论名气，它在当年也算得上是所响当当的“重点学校”，但是，“硬件”稍差。满怡的家人不愿委屈了这个最小的女儿，六年级还没毕业，便为她办理了转学手续，让她追随哥哥姐姐一起去了上海。

“分别时我们依依不舍，满怡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用网兜套着，挂在脖子上，这在当年算是一件极其高档的礼物了！”外祖父知道后，硬是要母亲还回去。满怡不高兴了，她重新将那支配有网套的自来水笔挂在了母亲的脖子上：“看见它，就想起我；想起我，就用它来给我写信！”

从此以后，两个小姑娘便靠书信来传达相互的思念了。满怡说，她天天盼着寒暑假，为的是可以回到九江；母亲说，她天天盼着邮递员，为的是可以读到朋友的心声……直到有一天——孔家大少爷厚颜无耻地上演了那出“逼婚”戏，满怡这才不得不跑到国外去躲避。

我以为母亲与满怡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不料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母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开始激动了——“抗战期间，为逃避包办婚姻，我与家里人断绝了来往，独自逃难到了重庆，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走投无路之时，

给对方海阔天空的自由 ●蒋 勋

爱的问题真的很复杂，如果要下一个结论，我想，真正的爱是智慧。

一张法律见证、双方盖了章的婚约是一种限制，两个人一起发誓说海枯石烂也是一种限制，但是这两种限制都不是真正的限制，因为在现实中，有人背叛了婚约，有人背叛了誓言。真正能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你

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

父母对子女也是如此。我听到很多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因为他回家只会受到限制，他是不被了解、不能沟通的，他在家里感到痛苦，所以逃掉了。如果不能改善这个部分，让家对孩子产生吸引力，那他永远都不想回家。

我常常觉得，爱应该给对

方海阔天空的自由，然后让他愿意回来、喜欢回来。你要把爱人当作鸽子，每天放他出去飞，等着他回来；绝对不是当作狗，在脖子上加项圈、加绳子，时时刻刻拉在手上，怕他跑掉。而爱情的本体是自己，自己永远不应该放弃自己，你要相信自己是美的、是有智慧的、是上进的、是有道德的、是有包容力的。如此一来，别人会离开你吗？

不会的，赶都赶不走。



（田龙华摘自《幸福·下半月情爱版》2016年第10期）

想起了远在美国读书的满怡，于是壮着胆子写了一封信，送到国民政府，请宋子文转交。他不仅将我的信转到了美国，也将满怡的回信转给了我，信中还附着10美元。她说她正在读书，手头没有更多的钱，请我原谅。”

母亲与满怡的又一次见面

窗外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去，我与母亲的谈话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还是不尽兴，继续追问道：“你与满怡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母亲沉思了一下，又讲起了她们之间的最后一段故事：

“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上海。一天突然接到满怡的电话，说她也回国了，非常想见我，约我到永安公司的‘七重天’去见面。她的丈夫郭琳爽是永安公司的经理。我去了，是空着手去的。现在想

起来都非常后悔，那时虽然没有钱，最起码也该买个花篮吧。结果，倒是她送我不少衣料，在座的还有她的三姐乐怡和四姐德怡……”60多年前的场景竟然历历在目，她详细地讲述了每个人的衣着和打扮，甚至相聚时所坐的位置：三姐坐在窗户前，四姐坐在门旁边……母亲眼角的泪珠终于滴落了下来，我则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心跳。

那天晚上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她在感谢我——感谢我给了她一吐为快的“机会”，让她倾泻出了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而我望着她花白的头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1985年的秋天，母亲随父亲去重庆开会。返程途中轮船停靠在九江码头，她一个人悄悄地上岸。她于晨曦中眺望着远方，眺望着她的故乡。她说她哭了，年近七旬的她流了许多眼泪。

在与母亲的这次谈话后不多久，我写了一篇小文道：“我想知道，这位张满怡女士是否还健在；我更想代表母亲向她及其全家问好，真希望二位老人能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母亲毕竟是从张家抱回来的，她忘不了那个能闭上眼睛的洋娃娃，它为幼时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她更忘不了战火纷飞中的那张10美元钞票，它着实为饕餮不继的母亲救了一把急……”

母亲读完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你不明白，我真正感念的不是这些，而是张家的父母，他们一点儿也不‘重男轻女’，5个女儿全都读完了大学——这在当年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赧然了，我最终还是没能真正读懂母亲的心……



（顾明明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10月25日，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 吴钧尧

我 喂 暖 了 ， 你 离 开 的 背 影



孩子，最近我常想起“四脚兽”时代的你。你约莫10个月大时，我把你托给楼下的余妈妈照看。我把你送到她家，余妈妈摆弄着一桌子的玩具，吸引你注意，她偷偷转身，努起嘴、皱着双眉，那表情任谁看了，都知道她正促催我“走，走，赶快走”。孩子，我走得急，仿佛余妈妈的表情真的挤出声音了。

我回到7楼家里，望了眼楼下中庭，你必不知道，你跟我的距离只有短短半分钟。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能把思绪转回写作计划。傍晚，我到余妈妈家接你，发现上午吸引你注意的玩具散落地上，已无法让你提起兴趣，你坐在客厅，灯光稀微处。我轻轻敲了敲门，你看见了，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你如一头奔驰的豹，朝我爬了过来。

我推开虚掩的门，向前，一把将你捞起。

孩子，我离开你之前，当然偷偷瞄你，我很好奇，若你

回过头来找我，会看到我的哪一种背影？这让我想到我母亲。孩子，你年岁渐长之后，是否渐渐感到亲情间的某种倾斜，总是长辈费心照看晚辈，晚辈偶一回眸，长辈就感激涕零。

孩子，我很少与你说，我曾跟你一样，搜寻妈妈离开时的背影。

高中毕业前，老师公开询问谁愿意提前服役，全班四五十个人，几乎都高举着手，到了体检报到，只我一个人。虽只有一人，我仍独往，深信自己能够当个好军人。

新兵训练，“500米障碍”是最大的考验。我虽努力，却总不能完成，最终加入了集训。

那段时间，每逢假日，妈妈总会来受训中心看我。她带来零食，看我饥饿吞咽，是否感慨我竟饿得如此厉害？看我的体魄渐渐壮硕，对我的成长，又感到欣慰？我常想，当时妈妈的心中，必定是两难，欣喜

我长大，又担忧我忘了她；高兴我能独立，又忧心我的独立，剥夺她照顾我的习惯。

会客时间不长，我目送妈妈走上停在操场边的交通车。车子开动了，我看见妈妈频频挥手，好像在说，别送了，回去吧。

孩子，交通车离开以后，我没有回营舍，而来到500米障碍场。我独自持装备爬竿，臂力耗费殆尽，再战矮墙。我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它、挑战它，在几天后的测验中，不仅完成了，还成绩出色。当时我的气力已然放尽，连连喘气，我望向妈妈上车的地方，淡淡地笑，跟她说，我做到了。

孩子，那一刻我的心情，多么像你——豹一般的“四脚兽”，快速奔向我——只是我已经站了起来，用一个儿子的独立姿态，轻轻温暖妈妈的背影。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凤凰读书”，本刊有删节，沈璐图）



开车记

●北 岛

我的车坏在半路了，直冒烟，一位懂车的朋友看了看，估计是散热器漏水了。今天一早他帮我请了个美国人来修车。这车是一年前买的，1986年产的奥迪。当时帮别人找车，结果让我一眼看上了。那富丽堂皇劲儿，让我想到德国人的骄傲和冷漠。在路灯下，它近乎完美。特别让我动心的是坐在真皮的座椅上听激光唱盘，十个喇叭环绕着像十个歌唱的天使。我心想，就是车开不动，放在家门口当书房兼音响室也值了。不过它的方向盘有问题，你得不停地向左转，车才能走直线——这有点像某些人的思维方式。车主是个美国人，他那轻描淡写的态度不可信，但开价实在不高：2650美元。我这个忠实的音响爱好者，无心讨价，以2600美元成交。车开回家，等第二天太

阳出来，才看到毛病。除了方向盘的问题外，车身有伤，皮座磨损，天窗打不开。我把车送进修车铺，取回，车价翻了一倍。

我想我和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同胞一样，都有一种对速度的热爱。那是一个来自农业帝国的童年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畅销书《海鸥乔那森》译成中文，让不少人着迷，我弟弟甚至把它全部手抄下来。作者是一个退役的飞行员。他借一只海鸥飞行的故事，大谈速度的美。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让我想起这故事，特别在日落时分，让人赏心悦目，如果再能有我这样的音响的话。

可很多年来我一直拒绝学开车。主要原因是我神经衰弱，一坐车就会昏睡不醒。在欧洲没问题，那儿的公共交通

发达。我搬到美国，尝尽了没车的苦头，处处要搭车。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兼课，离住处只有11公里，可步行加倒车来回得在路上折腾好几个钟头。我一咬牙买了辆1986年的福特Tempo。我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看到的，价钱、里程、新旧程度都合意。和车主打电话约好，一个朋友带我去看。车主竟是个大陆留学生。车外表很旧，前灯瞎了一只。对方开价1950美元，讨价压下300美元，双方似乎都松了口气。我们先把它开到修车铺洗刷一通，顿时换了新颜。然后又跑遍废车场，配上车灯。我每天早起直奔我的老爷车，擦擦这儿，弄弄那儿，再绕着它转几周，才舍得离去。

学车主要得克服心理障碍。上了点儿岁数，反应慢，加上我本来就分不清东南西



北。我按部就班，先在停车场上练。记得头一回上街是在晚上，四周车灯晃眼、喇叭齐鸣，我一下慌了神，车开得像在浪峰上颠簸的船，吓得坐在旁边的朋友大叫，差点儿要从车里跳出去。

当地的中国人学车都有一套，根本不用上驾校。笔试可用中文，3套现成答案是一成不变的。只要花上两个钟头，保准过关。为了避免被怀疑，最好能错上两道题。我笔试不小心得了个满分。考官扫了我一眼问：“你以前开过车吧？”我矢口否认。当地的路考路线也是固定的，至少有十年没变过，就像条传送带，把一拨拨中国司机输送到危险的公路网上。路考前，我的朋友领我按既定路线练了3遍。考官是个年轻的非洲裔女人，挺漂亮。我得小心才是，漂亮的女人都是危险的。最后她指出我路上开得太慢，拐弯时的速度又太快。我心里一沉，没想到她那描得很细的眉毛一扬，说：“通过了。”

买旧车就是买心病。我的那辆车底盘低，有一回练车蹭在石头上，车暴躁得像坦克，且浓烟滚滚。赶紧送到修车铺，原来是汽化器坏了，换新的连工带料得500美元。换了汽化器，接下去那位人高马大的美国师傅可不撒嘴喽。他告诉我连排气管在内的全部排气系统通通得换，因为美国中西部冬天公路撒盐，都被腐蚀坏了。我咬牙跺脚，只好自认倒霉。车修好了，美国师傅开出长长的发票，加在一起刚好和

这车的价钱相等。开着这辆不咳不喘但其貌不扬的车回家，别提多憋气了。

这类不愉快的经验，我想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有过。初来乍到，急着开车打工，钱少哪有你挑的份儿？我的朋友老郭，10年前刚到美国时花200美元买了辆小货车，练了一个半钟头就上了高速公路。正暗自得意，突然发现脚刹失灵，又赶上下坡，一闭眼撞在一辆巨型货车的屁股上。好在人没事。货车司机过来，见老郭既不懂英文，又开着辆早该报废的破车，便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我两年后见到老郭时，他仍在打工，但日子好过些了。他换了辆日本的Honda。车的性能不错，只有一个毛病：点火困难。他的经验是就坡停车，利用势能。发动时先挂二挡，一腿跨出车外，用肩顶门，铆足了劲儿，连推几步，待点着火，再跃入车中，这必是真功夫才行。我在的那几天，这推车的活就让给我了。起初还好，推上百十米，车就突突地冒出欢快的青烟。但每况愈下，有时竟要推上一两里地才能点着。在风雪中奔跑，大汗淋漓，倒真有股革命豪情。去机场前在他家吃饭，我求他万万不要熄火，生怕误了班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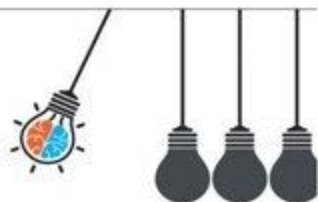
在美国买车可是门学问。最好事先多请教行家，不可轻举妄动。有一种汽车拍卖会，广告做得轰轰烈烈。那些车来路可疑，但价钱便宜，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车在场上开一圈，你一举手，别人没动

静，车就归你了。我认识一个从南京来的小伙子，一激动开回辆车。大家围着它转圈，都琢磨不透怎么这么便宜。最后恍然大悟，原来倒车挡坏了。这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在美国混久了，找到工作，买辆好车算不了什么，但也往往失去了新鲜感。想想当你头一次合法地坐在方向盘前，打火，挂挡，轻踩油门，车身向前跃去，景物如过眼云烟，只有红灯和警察才能拦住你。

（黑马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蓝房子》一书，王青图）

智趣



22名学生加入棋牌俱乐部。

27名学生加入音乐俱乐部。

50名学生加入戏剧俱乐部。

10名学生加入棋牌俱乐部与音乐俱乐部。

14名学生加入音乐俱乐部与戏剧俱乐部。

10名学生加入戏剧俱乐部与棋牌俱乐部。

8名学生加入这三个俱乐部。

请问，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参与了这些活动呢？

（答案见《读者》微信公众号“duzhe-weixin”）





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

摸摸索索，正找不着裤子，有人开了灯，晃得不行。浑身刺痒，就横着竖着斜着挠。都挠，咋咋呼呼的。说，你说今儿打得着吗？打得着，那鱼海了去了。听说有这么长。可不，晾干了还有三斤呢。闹好了，每人能分小二百，吃去吧。

人又来催。门一开，凉得紧，都叫，关上关上！快点儿快点儿，人家司机不等。这就来，也得叫人穿上裤子呀！穿什么裤子，光着吧，到那儿也是脱，怎么也是脱。

不但裤子穿上了，什么都得穿上，大板儿皮袄一裹，一个一个地出去，好像羊竖着走。

凉气一下就麻了头皮，捂上帽子，只剩一张脸没有知觉。一吸气，肺头子冰得疼。真冷。玩儿命啊。吃点子鱼，你看这罪受的。

都说着，都上了车。车发动了，呼地一下蹿出去，都摔

在网上了，都笑，都骂，都不起来，说，躺着吧。

草原冻得黑黑的，天地黑得冷，没有一颗星星不哆嗦。就不看星星，省得心里冷。

骑马走着挺平的道儿，车却跑得上上下下。都忍着说，颠着暖和。天却总也不亮，都问，快到了吧？别是迷了。

车也不说一声儿，一下停住。都滚到前头去了。互相推着起来，四而望，都说，哪儿呢？怎么瞅不见呀？车大灯亮了，都叫起来，那不是！

草原不知怎么就和水接上了。光柱子里有雾气，瞅不远。都在车上抓渔网，胡乱往下扔。扔了半天，扔完了。都往下跳，一着地，嗬，脚腕没知觉，跺，都跺，响成一片。

车转了个向，灯照着网。都择，择成一长条，三十多米，一头拴在车头右边。刚还

黑着，一下就能看见了，都抬头，天麻麻亮。都说，刚才还黑着呢。

先拢起一堆火。都伸出手，手心翻手背，攥起来搓，再伸出去，手背翻手心，摸摸脸，鼻头没知觉。都瞅水。

说是湖，真大，没边儿。湖面比天亮着几成。怪了，还没结冰。都说，该结了，怎么还没结呢？早呢，白天还暖和呢，就是晚上结了，白天也得化。这才刚立秋。刚立秋就这么冷。后半夜冷。关外不比关里。北京？北京立秋还下水游泳呢！霜冻差不多了，霜冻也没这冷。

酒拿出来了，说，都喝。喝热了，下水。火不能烤了，再烤一会儿离不了，谁也不愿下水了。别烤了，别烤了，都离开了，酒传着喝。

天一截比一截亮。湖纹丝不动。

都甩了大羊皮袄，缩头缩脑地解袄扣子。绒衫不脱，脱裤子。都赶紧用手搓屁股，搓

湖底

●阿城





模糊如诗

◎李京南

抵达赫尔辛基，已是夜间9点多了，但天空依然蓝着，白云依然飘荡，真是名不虚传的“日不落”都城。这个濒临波罗的海的芬兰首都，市内的湖泊遍布街头巷尾，街

上的建筑大多上了年纪，显得沉稳无华。石块石子构成的路面透着陈旧，电车轨道纵横交错，拖着小辫子的电车在慢悠悠地咣当咣当……次日，不落的太阳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绵绵不断地下起雨来。这一天的大多时间我们是坐在车子里，在慢慢行驶中隔窗观景。雨天看风景也另有韵味，看那雨水顺着车窗玻璃流下来，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地连成一条线。这点和线总在不断地交换形状，变化无穷。街道一边的古典建筑、行道树若隐若现，街道另一边的湖水、船舶、桅杆模糊不清，像一张定格的照片。

这使我想起了陈鹏举老师在教授古诗词写作时的一句话：“评论是把事情说清楚，诗是把事情说模糊。”是啊，诗模糊了，想象的空间开阔了，寓意也深邃了。景模糊了，视觉的空间好像也含蓄耐看，有些诗意了。❀

（寿岳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10月11日，视觉中国供图）

大腿，搓腿肚子，咋咋呼呼的。

搓热了，搓麻了，手都搓烫了，指尖还冰凉。都勾着腰，一人提一截网，一长串儿，往水里走。

都嚷，这水真烫啊！要不鱼冻不死呢，敢情水里暖和。你说人也是，咋不学学鱼呢？嘿，人要学了鱼，赶明儿可就是鱼打人了。把人网上来，开膛，褪毛，抹上盐，晾干了，男人女人堆一块儿，鱼穿着袄，喝着酒，一筷子一筷子吃人，有熏人，有蒸人，有红烧人，有人汤。

都笑着，都哆嗦着，渐渐往深里走。水一圈儿一圈儿顺腿凉上来。最凉的是小肚子，一到这儿，都吆喝。

水是真清。水底灰黄灰黄

的。脚碰到了，都嚷，嘿，踩着了！懒婆娘似的，天都亮了，还不起！别嚷别嚷，鱼一会儿跑了。

网头开始往回兜，围了一大片。人渐渐又走高了，水一点一点浅下去。水顺着腿往下流，屁股上闪亮闪亮的。都叫，快！快！冻得老子顶不住了！

天已大亮，网两头都拴在车头后面。司机说，好了没有？都说，好了好了，就看你的了！

半天没动静。司机一推门，跳下来，骂，冻上了，这下可毁了！都光着屁股问，拿火烤烤吧？

司机不说话，拿出摇把摇。还是不行，就直起腰来擦一下头。都在心里说，嘿，这

小子还出汗了。

司机的胳膊停在脑门上，不动，呆呆的。

都奇怪了。心里猛地一下，都回过头去。

一疙瘩红炭，远远的，无声无息，一蹿，大了一点儿。屁股上都有了感觉。那红炭又一蹿，又大了一点，天上渗出血来。都噤声不语，心跳得咚咚的，互相都听得见，都不说。

还站在水里的都一哆嗦，喉咙里乱动。听见那怪怪的声音，岸上的都向水里跑。

湖水颤动起来，让人头晕，呆呆地看着水底。灰黄色裂开亿万条缝，向水面升上来。

都是鱼。❀

（欲何依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遍地风流》一书，李小光图）

东经 103.82° ， 北纬 36.07° ， 西北偏北，兰州。

2016 年 8 月，盛夏，一群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于此，就要开始一段特殊的旅程……

扫码跟随



2017，等你来……

2017 年订阅即将结束



《读者·原创版》
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
月刊
智识 博闻
雅趣 独立
数百位海内外优秀作者、上百万读者共同打造的原创内容首发阵地，倡导新锐、趣味、个性化阅读。
邮发代号：28-221
全年定价：60元



《飞碟探索》
优质科普类杂志
月刊
关注神秘
探索未知
激发想象
好看又新奇的科学杂志
邮发代号：54-35
全年定价：84元



《读者欣赏》
优质艺术生活类杂志
月刊
艺术就是生活
你的艺术品鉴百科全书
艺术品位教科书
邮发代号：46-256
全年定价：192元



《故事作文》
优质小学生学习类杂志
月刊
选择《故事作文》
作文高手就是你！
低年级版（小学一至三年级）
邮发代号：54-141
高年级版（小学三至六年级）
邮发代号：54-23
全年定价：60元

读一本杂志，
收敛浮躁；
去一次远方，
放浪沙海。

您可以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 11185，告知刊物邮发代号进行订阅。订阅后参与**订阅赠礼活动**，就能收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并参与抽奖。

更多 2017 订阅好礼、抽奖机会以及如何参与订阅赠礼活动，扫描下方二维码一探究竟

拿起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网上订阅杂志，发现更多好物。



淘宝 文华来风
在这里，等风来



微信 悦读书屋
遇见生活中的小确幸



微信 读者原创版
原于我心 为你而创

以上活动由读者期刊出版中心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931-8773761、8773760、8773072。

李宁·读者 与奥运冠军谌龙同拍共进

买李宁羽球奥运特供套餐送《读者》全年杂志



世界冠军 谌龙

每天 5.2 元

与奥运冠军谌龙同拍共进
在赛场争得荣耀
仅1899RMB, 享2017年《读者》全年杂志与李宁N99-III谌龙里约奥运冠军纪念款羽毛球拍套装

1899元冠军纪念套装包含:
李宁N99-III谌龙里约奥运冠军纪念款球拍1支
李宁ABJ1064 6只装赛事球包1个

每天 1.36 元

畅玩全年羽毛球运动
仅499RMB, 享2017年《读者》全年杂志与李宁羽毛球家庭畅玩套装

499元家庭畅玩套装包含:
李宁《读者》杂志
李宁全碳素超轻球拍2支
李宁·专业羽毛球专业平胶2条
李宁专业羽毛球线2条
李宁专业羽毛球穿线服务2次
李宁单只球托套2个
李宁·专业羽毛球拍1柄(3H磅)







更多读者订阅套餐
请扫一扫购买
还有更多粮油套餐

2017年《读者》系列刊 订阅抽奖活动订户信息表

一、您订阅的杂志是：(在您所订阅的杂志后□打√)

《读者》□ 《读者·校园版》□
《读者·海外版》□

二、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职业：

三、您的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手机：

(1) 请详细填写订户信息表，然后剪下，与有效订单复印件一起邮寄到：(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888信箱，负责人(收)。

(2) 或者将您的订户信息表和有效订单拍照发送到电子邮箱：lzyz_dz@sina.com，邮件名使用“订《读者》·您的姓名”格式，同时将订单和用户信息表照片粘贴在邮件正文或附件中。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320mm×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定价：30000元



一种生活

「丹麦」 亨里克·诺德布兰德
北岛译

你剃亮火柴
它的火焰让你眼花缭乱
因而在黑暗里
你找不到所要寻找的
那根火柴在你的指间
燃尽
疼痛使你忘记所要
寻找的

（北岛诗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
现代诗选（一）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具体办法参见《读者》微信）。本期我们邀请《读者》创始人之一胡亚权先生书写。

月光下的白马

「冰岛」 斯泰因·斯泰因尔
董继平译

白得就像我最初的
梦的翅膀
是它的鬃毛
像骑在亚麻般苍白的
骏马上的
一次漫长又漫长的旅程
是人的生命
死亡的影子
用纖长的手抓住
它的鬃毛

（太阳风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胡亚权 抄写